

本书获李氏基金赞助部分出版费，谨致谢忱

## 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

---

译者：杨贵谊

封面设计：杨典

出版：热带出版社

发行：键龙科技传播贸易公司

L & C TECHNOLOGY AND TRADING

#03-17, Fortune Centre, 190, Middle Road,

Singapore 188979

Tel: 3333248, 3333247 Fax: 3333247

e-mail: leelong@pacific.net.sg

承印：永华印务有限公司

SKYT. ENG WA LITHO PRINTING SDN, BHD.

日期：2000年5月15日

---

ISBN: 991-04-1919-8 定价：RM12.00 S\$ 6.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评介-----	v
蒙西阿都拉简介-----	xviii
阿都拉游记航行图-----	xxii
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	
1. 接到邀请-----	1
2. 在彭亨停留-----	8
3. 前往吉兰丹-----	18
4. 在丁加奴观光-----	20
5. 抵达吉兰丹-----	29
6. 参观村庄-----	43
7. 作战方式的建议-----	55
8. 东姑德美纳村的景象-----	60
9. 与村民聊天-----	67
10. 归途-----	72
11. 回返新加坡-----	88
译者后记-----	92

## 《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评介

卡欣·阿哈末

一个作家的地位，只有时间才能决定。如今阿都拉·宾·阿都卡迪尔已经逝世 106 年。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是足够给我们来对他的一些作品展开客观的分析，然后再以一个马来作家的地位去评价他。

在我们还没有获得阿都拉作品更好的版本之前，这个工作的理想当然是不能充分发挥。Dr. R. Roolvink 和 Datoek Besar 提供给读者的《阿都拉传》<sup>1</sup>是他的最重要著作。至于他的第二部重要作品《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类似的工作还有待整理<sup>2</sup>，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够填补这个空缺。

\* \* \*

---

<sup>1</sup> 1953 年椰加达 Jambatan 出版社出版的《阿都拉传》(*Hikayat Abdullah*)，注释是由 R. A. Datoek Besar Dr. R. Roolvink 做的。

<sup>2</sup> 据我们所知，1889 年 H.C. Klinkert 整理并附有一些荷兰文注释的爪威文版本是唯一的最好版本。

《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反映了作为一个作家的阿都拉的两个特性。他是一个对时代环境极认真的观察者，也是一位对那个时代的马来社会提出尖刻批评的人。作为拥有马来民族血统的我们，也许是不太高兴看到有人对自己的社会（那个时候的）做出那么刻薄的批评。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部关于 19 世纪的彭亨、丁加奴和吉兰丹人的生活记录，是一部具有价值的文献。书里的事，我们哪里还可以找到类似的素材？据我们所知道，他是当时唯一能够想到马来社会重要问题的马来人，而且又敢于表达一些令我们现在都还会感到吃惊的见解。

阿都拉在这部简单的游记里常常提到的，是关于马来社会的落后问题。即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这个问题都还没有做过彻底讨论。然而这是个重要问题，至少在独立后的建国理想中，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他所提到的一切，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设法去了解它，并细心探讨那个在 100 多年前由一位马来作家提出的有关我们的社会问题，何况是如果我们还记得，他是当时对这些问题表示极度关怀的唯一土著！

阿都拉曾经这么说：

在航行中，我的脑子里始终摆脱不了彭亨州的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到该州变得那么贫穷和荒凉，过去它在各大州府中是遐迩闻名的，没有理由在没受到敌人搜刮和他国侵犯的情况

下变成那么渺小。在我看来，不是因为海盗的缘故，我从来有没听过有任何大州府由于海盗而失掉其商业和财富的地位；也不是土地因素，因为彭亨州的土质非常肥沃；更不是由于人们的懒散造成，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全部都是懒散的。可能的话，是他们从劳作中获得利益，或者获得一定的利润时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只要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口每天都辛勤谋生，忠于守职，相信那个国家就一定会富强。依我看来，彭亨州所以会变成贫穷，主要原因是州内的人经常担心受拉惹迫害。拉惹和那班显要贪而无厌。因此人们都这么想：“我们勤劳有什么用？一旦我们稍为有点积蓄和存粮，就会被那班显要看上，并被抢走。”（译文第 18—19 页—译者）

对现代的人来讲，这些话带有两个重要含义。第一，阿都拉明确地否定懒散是造成彭亨人贫穷的‘原因’；第二，他然后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说，那些人的贫穷，实际上是由一种社会制度的弊病造成的，而不是天意。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两点就足以说明阿都拉是个思想家。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到灵感，因为即使在 20 世纪的今天，不是还有人重复那种老调，说马来人的贫穷是因为他们懒惰？虽然阿都拉提到的当时东海岸马来社群里的压迫情况达到如此地步（如今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个感受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仍然存在，因为他所提出的概念，对社会问题是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观点。不是从民族的角度，也不是从宗教角度，应该被视为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还有别的更客观的理由可以作为

判断的标准。正如他所指出的，在一个相同民族和相同宗教的社会里，未必在经济和政治上就有同情的保障。对于负有建立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宗教新社会任务的我们这一代，这是一种教育，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关于东海岸马来人贫穷的主要根源，阿都拉在一段有关他与几个吉兰丹人会晤时的有趣记载里说：

有五六个人前来围着我们，请我们坐下来聊聊，并探问新加坡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在英国人统治下人们的生活是如何自由和快乐。他们说：“端，请带我们一起去。让我们当您的仆人，我们再也受不了马来拉惹的统治，因为太过专横了”。我问：“专横到怎么样呢？”他们说：“端，我们不敢讲，因为怕您告诉拉惹，我们会被他杀害”。我说：“请放心吧。”

他们说：“整天都是为拉惹做事，又不负责我们和妻儿的生活，全部要由我们自己来承担。而且，不论是我们的船、种植物或畜牲，拉惹要的时候，不付代价就被拿走。如果我们家里有财产或漂亮的女孩子，一旦被拉惹看上，就被他拿或带走，拉惹的欲望是不能阻止的。如果有人阻止或反抗，他就会被刺死。”

“这就是我们住在马来人国家里的情况，犹如生活在地狱里一般。所以我们很想搬去洋人统治的地方住，以便过着自由和愉快的生活。...”（译文第66页—译者）

上述这段记载，除了说明是阿都拉对19世纪东海岸马来人贫穷问题的剖析外，在马来文学上也是一篇前所未有的马来人对自己拉惹的诅咒。

本游记清楚的指出，在阿都拉的眼中，贫穷是他在1937—38年间访问东海岸马来社会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似乎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值得我们关注。他不是没看到其他的社会弊病，他有谈到赌博、吸毒和娼妓等事，但他对这些事情的批评并不那么激烈。而且当他谈到娼妓的事情时，没有发表自己的感受（他常常避免谈到，他的心里是有所感触！）。他只说，娼妓‘是该州的习俗，这种事情在那里并不被视为卑贱’。然而作为一种‘习俗’，它可能是可以改变，假如社会肯下决心去做，而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则被视为不是主要的问题，也许阿都拉的思路是如此。这种思路不是很怪异，其怪异之处是在于没有引起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即使在20世纪的今天，仍然会模糊一个人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这点可以看出阿都拉是如何的开明！

除了惊叹阿都拉思想的敏锐，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说他的游记不是没有缺点。A. H. Hill在英文版的《阿都拉传》里说：‘阿都拉的社会学知识不多，政治思想则完全没有’<sup>3</sup>。的确是这样，其确实性可以从阿都拉一方面对马来拉惹的统治采取毫无保留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却过分的赞美英国人的统治得到证明。尤其可以从他常把马来人的习俗和信仰说成是“愚蠢”这个态度里看出

<sup>3</sup> 参阅《阿都拉传》，皇家亚洲学报第23卷，第3次印刷，32页

来。

阿都拉攻击马来拉惹和领袖们对人民做出的残暴行为当然没错，但是我们也想知道，阿都拉的心里是否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他那么赞美英国人，说他们是为了‘公正’统治而到马来亚来。这个疑问不可能没有引起过。他在《阿都拉传》里就曾经说过：‘马来人常常受别的民族统治’<sup>4</sup>，而英国人当然是包括在这个含义内。即使那种统治如何‘公正’，难道阿都拉认为那不是一种侮辱性的事？然而他自己却不知耻的说，他更喜欢在英国人统治下生活<sup>5</sup>。在阿都拉时代的环境里当然可以坚持那种说法<sup>6</sup>。但又有谁能否认说，那种情绪暴露了在阿都拉的胸怀中，根本就没有如 Dr. Roolvink 所说的‘民族觉悟性’<sup>7</sup>。他不仅只说不愿意住在马来人的邦国，而且还在英国人的面前丑化马来拉惹的名誉<sup>8</sup>。作为一个精通马来语的人，他应该会了解‘自食其果’这句谚语。

除了从阿都拉不是纯马来人的后裔的角度来分析这

<sup>4</sup> 参阅 Jambatan 版原文，419.

<sup>5</sup> 同上，73—79.

<sup>6</sup> 即使在独立前的时刻，还是有人崇拜殖民主义者呢！

<sup>7</sup> 同上，xi.

<sup>8</sup> 当东姑·德美纳在他的村子里欢迎他和格兰普雷时，东姑·德美纳叫人拿来鸡、椰子和香蕉送给格兰普雷。阿都拉便说：‘请看，这就是马来拉

惹对人民所干的事’，同上，66.

个怪现象外，可能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他的时代背景。他是在殖民统治的环境里成长的。如果没有英国殖民统治，也许就不会出现阿都拉这个人物<sup>9</sup>。毫无疑问的，经过和一些英国人接触后，西方的文明给他的思想带来了一些新的事物。丑陋的殖民统治也有它好的一面，因为在马来文学里，殖民统治栽培了一个阿都拉。关于阿都拉在英国殖民统治与本族主权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否可以把《阿都拉传》和《阿都拉游记》这两部成为代表本族特性的书烧毁？假如看不开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建议，但是如果不把问题提出来，可能我们对这个已经刻印在时代上，而且必须面对的矛盾却还不知情。现在我们不知道阿都拉要如何为自己解决这个矛盾。他已经把‘马来人禁忌谋反’的精神远远的抛弃，然后去追求那更民主和更适合时代需求的‘外来’新精神。假如我们承认说在 19 世纪里，一个重要的马来作家是没有必要持有《马来纪年》和《汉都亚传》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阿都拉为本族思想发展的另一位开路先锋。

阿都拉对社会发展的复杂性认识的肤浅，可以从他对马来人的风俗和信仰的一些批评中看出。他不曾掩饰过他对这些‘愚蠢’事情的嫌恶。虽然我们可以接受他

惹对人民所干的事’，同上，66.

所提出的种种理由，但是他对那些问题所持的态度却是错误的。他的错误是他完全从逻辑学的角度去观察那些现象，其实一个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一个人发展的复杂性是一样的，单独从那个角度去分析是不够。心里的衡量也很重要。一个民族的心里是由各种因素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文学、风俗习惯和信仰等问题在内。研究这些问题即等于研究一个社会的历史，只有通过这种知识才能掌握社会问题的窍门，从而确保一个观点的均衡。在还没有指责这个或那个习俗是‘愚蠢’之前，阿都拉实应调查那些习俗形成的原因；但必须记住，社会学在阿都拉的时代里是尚未形成。

\* \* \*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语文问题。

大家都知道，阿都拉是个最早涉及语文的马来作家。在《阿都拉传》里，他再三强调马来人本身是应该学习马来语。他自己曾经单纯从语文的重点整理并出版过《马来纪年》的版本<sup>10</sup>。但是从《马来纪年》的语文水准（他不是自荐是一部最好的模范作品？）来评估，该书所采用的语言并不那么高明，有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以下一些不合语法的句子（从略—译者）。

<sup>9</sup> 参阅 Dr. R. Roovink: ‘可以这么说：没有英国人就不会有阿都拉’ (xii)

假如我们问，为什么在马来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那么重要历史任务的一位马来作家，他的语文风格还会出现那么多‘缺点’，那么应该怎么回答呢？在我们还没有肯定阿都拉的语文教育背景之前，其答案可能是不准确。阿都拉本身不是个纯马来人，同时从《阿都拉传》里我们可以了解，他的老师们多数也是来自阿拉伯和印度。可惜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研读过的那些马来传奇故事和经典著作的书名。虽然如此，他的那些不通顺语文风格，好像是受那些经典和传奇著作，以及他的那些非马来人老师的影响。

\* \* \*

最后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作家，阿都拉在马来文学发展上占有怎么样的名誉和地位？

曾经有人称阿都拉为‘现代马来文学之父’<sup>11</sup>。而且所有马来文学发展史的书都是把阿都拉当作是新文学的开始篇章<sup>12</sup>，这应该是正确。在我们的文学里，是他最早带来新的概念。在那之前，阅读马来文学是意味

<sup>10</sup> 参阅 Jambatan 版《马来纪年》，xxix.

<sup>11</sup> 参阅《现代马来散文》，C. Skinner（编及注释），1959年 Longmans, Green 出版，2-7，及 Kassim Ahmad 的《现代马来文学的发展》，在《语言》杂志上发表，1959年3月版。

<sup>12</sup> 参阅《印尼新文学史》，Zuber Usman 著，椰加达 Gunung Agung 出版，1957。

着进入一个遥远与神奇、一个存在于幻想世界中的天地；在那之前，我们的文学不仅还停留在神话传说的阶段，而且是处在封建的世界。除了讲述神鬼、幽灵和神仙，也记述宫廷内的事迹，及歌颂豪门贵族的伟大和荣耀。对于日常生活的事，尤其是有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经历，文学上还没谈到<sup>13</sup>。但是阿都拉出现后，一个新的概念便产生了。这个概念改变了传统上对一个作家的任务、对文学的任务以及个人在社会里的价值的看法。一个作家再也不是一个专为主人的需要和喜好而工匠似地写作，相反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特性的人，‘运用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出来’<sup>14</sup>。文学再也不是仅仅为了消遣，而是为了‘打开眼界’和唤醒人们的觉悟性。尤其是这个概念，阿都拉已经给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新的价值。在社会里，拉惹和人民被置于‘平起平落’的地位。这是咱们今日尝到的新的民主苗种的最早成果，这个民主苗种是在一百年前的极其不正常的环境里播下的。因此可以说，有了阿都拉，马来文学才改变了它的结构，也即是跨出《汉都亚传》的封建领域，到那更广阔、更实际的民主天地。

阿都拉（对马来文学）带来什么革命性概念，这点

<sup>13</sup> 曾经被称为是‘民间文学’的《谈谐故事》，虽然仍带有神奇的色彩，但那是旧文学中最接近普通人民生活的了。

<sup>14</sup> C. Skinner, 同上, 4.

可以从没有‘阿都拉阵营’获得证明。他在他的时代里显得很孤立，因为那个时候的马来文学比其时代还落后了一百年。有另一位和阿都拉同时代的重要马来作家，拉惹阿里·哈吉<sup>15</sup>在他的作品里还带有《马来纪年》的风格。即使被 C. Skinner 称为是‘现代马来小说先驱’<sup>16</sup>的 20 世纪第一位重要作家，赛益·萨益霍，他对马来社会问题所持有的态度，也比不上阿都拉的先进<sup>17</sup>。

但是阿都拉不是在所有事情里都是‘先进’的。他的语言风格与先进的名词就有很大的距离，虽然根据 A. H. Hill 的统计，阿都拉在他的传记里采用了 43 个不同的英文词汇<sup>18</sup>。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任何语言的风格是不会突然起变化，因为它的变化程序是属于心里上的程序，而不是逻辑上的程序。由《马来纪年》的风格到‘50 年代作家行列’的风格，其间是间隔了 300 多年的长时间，而在这个阶段里的每个理想情况的时刻，也是新与旧之间的适应时刻。在这个环节里，阿都拉是处在其中的一点来进行他自己独特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在马来文

<sup>15</sup> Raja Ali Haji, 比阿都拉迟出生 12 年，迟逝世 16 年。《阿都拉传》著于 1843 年，《马来纪年》完成于 1865 (?)。

<sup>16</sup> C. Skinner, 同上, 71.

<sup>17</sup> 在阿都拉的眼里，马来社会的主要问题是贫穷，只有在 50 年代作家行列的作品里才得到充分的传述。

<sup>18</sup> 参阅 A.H. Hill, 同上, 26.

学语言风格的发展程序上。谈到是他最早把新的思想灌输到本族的新精神里，今天在 50 年代作家行列（新的一代）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中所呈现的新鲜感，就足以让我们献给他“马来新文学之父”的称号。

\* \* \*

这本《阿都拉游记》兼容他的《朱达游记》文本。这个文本未曾以罗马化拼音出版过〔（印尼）图书局（？）于 1911 或 1910 年采用过 Klinkert 的文本，但现在无法获得是属于例外〕。据 Dr. Roolvink 教授说，1954 有人计划要（连同阿都拉的其他作品）出版这个文本，作为纪念作者逝世一百周年。有关誉本和注释工作是交给 Dr. P. Voorhoeve 负责，可惜由于某种原因，后来出版不成。

与吉兰丹游记部分比起来，此则游记很简单。其内容像一篇由一个擅长写作的记者写的长篇新闻报道。除了向读者叙述一些与历史和朝圣有关的事迹（其实从意义上来讲是不重要，此类报道可以从别的来源里获得更完整的讯息），此游记成为一篇有趣的语言现象。从故事里可以看出，阿都拉采用更自由的语言。因此在这里，阿都拉似乎成为一个讲究风格的人，而在吉兰丹游记里，他却扮演成一个手法有点生硬的社会批评家。

阿都拉没有写完这部游记，因为他在圣地受到主的召唤。从他的文本里可以看出，有几个困难还没有解

决，但我们已经尽量设法给它找出必要的注释。

\* \* \*

本书是由两个版本从文字上转译的。《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是以 1855 年莱敦 Dr. J. Pijnappel 整理的爪威文版本为根据。此版本是由几个荷兰学者从阿都拉原稿誊写出来的其中一部。我们采用它是因为它比 Klinkert 的版本（参阅本文注释 2）更古老，以及发现两者之中出现一些差别，虽然不重要，但可以证明 Dr. Pijnappel 的版本是更接近原稿。

如上所述，《阿都拉游记—朱达篇》是以 Dr. P. Voorhoeve 的译稿为根据（这份译稿是在 R. Roolvink 教授手中，他曾征求在莱敦的 Dr. P. Voorhoeve 同意后惠借给我）。据 R. Roolvink 教授的解释，这个版本是从 Klinkert 的其中一本古籍里抄下的（看来不是我们所指的 1889 年的那部）。

我非常感谢 Dr. P. Voorhoeve，因为他准许我采用他的译本。关于吉兰丹游记中的一些人名和地名的转译，我感到很幸运，可以从 H. C. Klinkert 版本的注释中取得方便。此外，我也应向吉隆坡马来亚大学马来语系主任 Roolvink 教授致以崇高谢意，因为我在整理本书时，他乐意帮助我并给我鼓励。

1960 年 6 月  
吉隆坡，马来亚大学



## 蒙西阿都拉简介

原名：蒙西阿都拉·宾·萨益霍·阿都·卡迪尔 (Munshi Abdullah bin Syeikh Abdul Kadir)。

出生日期：1976年8月12日或1976年4月份。

出生地点：马六甲，甘榜巴利 (Kampung Pali)。

教育：背诵可兰经，饱览马来古籍和传奇故事。

语言知识：马来语、淡米尔语、印地语、英语和华语。

经历：教学、书记及通译员。1837—38年到吉兰丹，担任新加坡商业代表团通译员。1854年二月到麦加朝圣。1854年10月在阿拉伯朱达去世。

著作：

1830：《新加坡焚城记》(Syair Singapura Terbakar) (诗歌)。

1831：整理出版《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附有注释。

1835：在他的朋友淡比慕都·维拉巴达 (Tambi Muttu Virabattar) 协助下，由淡米尔文翻译了《葛里拉与达美娜故事》(Hikayat Galilah dan Daminah)。

1837：出版《全马各州马来拉惹风俗》(Kitab Adat Segala Raja-raja Melayu Dalam Segala Negeri) 这部古籍。

1838：《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Kisah Pelayaran Abdullah ke Kelantan)，初版采用爪威文及罗马化拼音对照，在新加坡印刷。其他版本计有：1855年，荷兰莱敦的 J. Pijnappel 版；1882年，荷兰莱敦的 Klinkert 版；Shellabear 版，上下两册，以爪威文及罗马拼音印刷；1953年，Datoek Besar 和 Dr. R. Roolvink 版，采用罗马化拼音，附有评介与注释，在印尼椰加达出版。

1838：女儿去世后，著有 *Dawa' i' l-Kulub* 作为慰藉他的太太。

1849：《阿都拉传》(Hikayat Abdullah)，初版采用爪威文，在新加坡印刷；此版后来在1960年，由印尼椰加达 Djambatan/Gunung Agung 重新印刷；1882年，荷兰莱敦的 Klinkert 版；Shellabear 版，上下两册，采用爪威文及罗马化印刷；1953年，Datoek Besar 和 Dr. R. Roolvink 版，采用罗马化拼音，附有评介及注释，在印尼椰加达由 Djambatan 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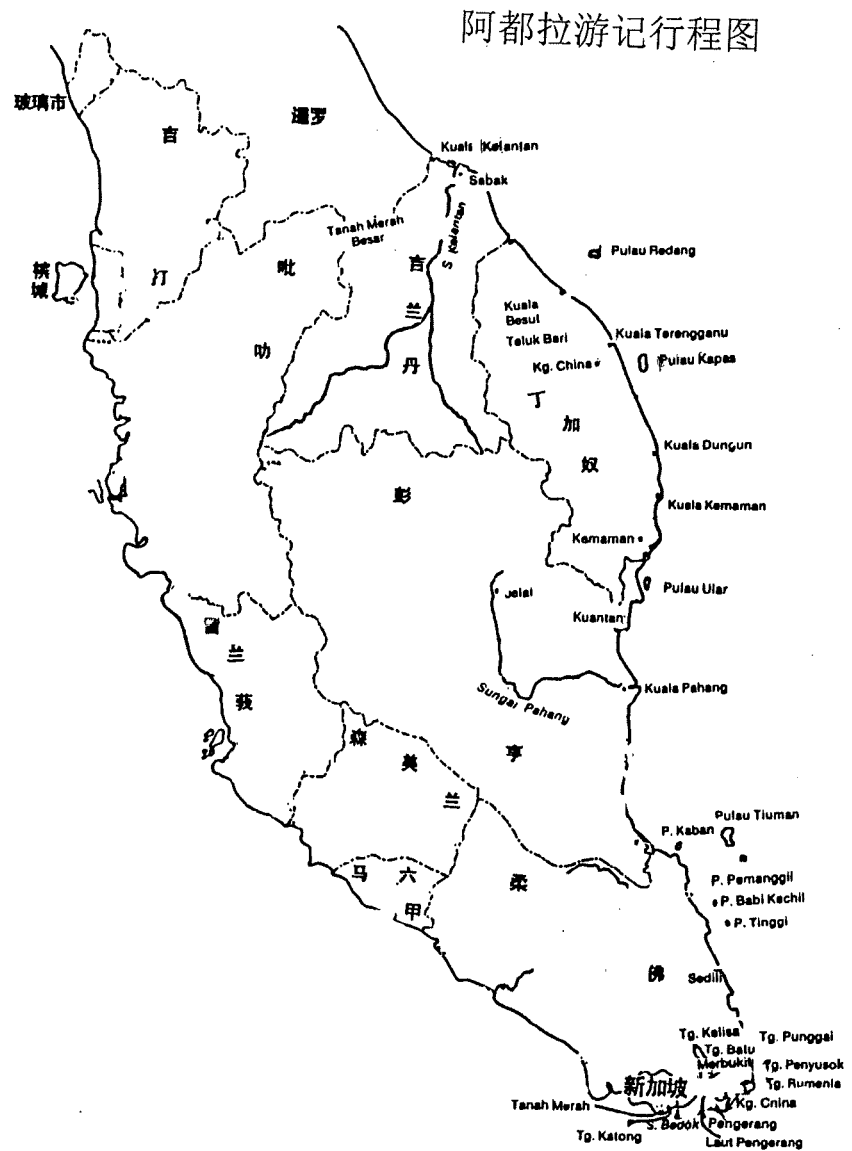
1854：《阿都拉游记—朱达篇》(Kisah Pelayaran

xx 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

*Abdullah ke Judah*), 有以下几种不完整的版本, 计: 1858年, 新加坡 Cermin Mata 版; 1866年, Batavia 版; 1911及 1920年, 由 Klinkert 整理的罗马化版; ? 年, 荷兰莱敦大学出版的 Klinkert 版据说是完整的版本, 其注释是取自新版的《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一集。

# 阿 都 拉 游 记

—吉兰丹篇—



## 1. 接到邀请

这是蒙西阿都拉·阿都·卡迪尔游记，写于回历1253年<sup>1</sup>。

当年大约有十至十二位住在新加坡的华裔和犹太裔商人，供应给四艘华人渔船货物，约值四、五万零吉<sup>2</sup>，运去彭亨、丁加奴、吉兰丹、北大年和辛戈拉等地。

几个月后，新加坡盛传吉兰丹有战事。拉惹<sup>3</sup>禁止所有在那里的渔船外出。因为根据马来州府的习惯，凡遇州内有战事，所有停留在那里的商船都不准出入。那班商家便派一艘商船传递信件去给吉兰丹的华人甲必丹<sup>4</sup>。

信一送达，很快就有回音，证实吉兰丹方面的确有战事，那些渔船也在那里，可能的话，请新加坡全体的有关商家要求博纳姆先生，请他致函给吉兰丹的拉惹们，要求他们保护那些渔船，以便可以早日返回石叻。接获吉兰丹方面的回信后，华裔商人便

<sup>1</sup> 即公元 1838 年。

<sup>2</sup> (马来文) ringgit 的谐音，马来西亚货币单位，俗称一块钱。

<sup>3</sup> Raja: 统治者，帝王。

<sup>4</sup> Kapitan: 侨长。

和犹太商人共商对策，因为后者在那些船上也有配货。他们联袂去会晤博纳姆先生，要求他书函致给吉兰丹当局。

博纳姆先生一共写了三封信，用黄布包裹，一封致给拉惹本达哈拉<sup>5</sup>，一封给拉惹天猛公<sup>6</sup>，另一封是给吉兰丹的阳第伯端<sup>7</sup>。

然后便准备了两艘帆船，一艘是斯科特先生的，船名叫马吉劳德，另一艘是鲍斯特德先生的，叫做沃特威茨。大约下午四点钟，峇峇<sup>8</sup>宝英到我家找我，他说：“有一件可以赚大钱的事，我们想请你送这些信去给吉兰丹的拉惹们。”我回答说：“我是不可以随意作主，因为我是替诺思和特拉维利两位先生办事的；不过我可以转告他们两位，假如他们同意，那我就去。”他还催我：“请快点，今晚就要开船了。”

于是我便把这件事转告给那两位先生，他们说：“假如你能赚到钱，我们也很高兴，那是可以减轻你的债务负担。大约要多久才能回来？”我说：“我没有航行的经验，听人家说，如果顺风的话，十五、六天后就可以回来。”

过后我就回去找峇峇宝英，他带我去见峇峇文中。当时有许多商家汇集在那里。他们问我：“要多少酬劳？”我说：“假如你们肯付一百零吉，我就去。”他们说：“不行，如果只是你一个人，那没问题，但这里还有一个洋人和峇峇国安要一起

<sup>5</sup> Bendahara: 相当于宰相。

<sup>6</sup> Temenggung: 次于宰相的官职。

<sup>7</sup> Yang Dipertuan: (吉兰丹) 州统治者。

<sup>8</sup> Baba: 男性土生华人。

去。”他们私下商量，然后对我说：“我们给八十零吉。”我说：“不可以。”峇峇文中和峇峇金瑞便说：“因仄<sup>9</sup>，那已经很公道了。”我应说：“我还需要带一个厨师和一些粮食。”他们说：“什么也不需要带，包括厨师和粮食，一切齐备。”我考虑了一下，便接受他们的条件。我说：“好吧，我们来签个约。”峇峇宝英说：“你不信任我吗？”我回答：“我负责哪些工作呢？”峇峇文中说：“你是担任这位英国人格兰德普雷的通译员，别让他讲马来语，你会了解一般拉惹习惯用的马来语；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三个人商量，如果遇到有华人渔船要托寄黄金或现款，尽管把它都装上船。”

接受了任务之后，我就回去准备行李箱、席子和枕头等，然后搬到船上去。

深夜十二点，回历1253年1月1日，星期二晚上，即公元1838年3月27日，我乘斯科特先生的马吉劳德船，与鲍斯特德先生的沃特威茨一起，离开新加坡。航行到丹那美拉，突然刮起东风，我们只好在那里停下来。

星期三早上，六点钟，我们顺着西北风航行。当船开抵德光和默武吉两地之间时，遇到一艘渔船，我们向它呼唤，它便驶过来。我们向他们买鱼；一共买下十五条鲷鱼，一点虾和小鱼，共费一盾三分，还给了一点饭和一干冬的米。下午四点半左右，到

<sup>9</sup> Encik: 先生。

## 4 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

了边加兰，我们在那里停泊，因为要找些三叉木，勺柄和加占<sup>10</sup>，并取水。我们一起在那里登岸，一部分人去砍柴，另一部分人则到树林间洗澡。我在那里遇到峇峇郑克，因仄翁的孩子和峇峇郑海，他们和另外四、五个华人一起在森林里砍伐三桅帆船用的舵木。相会时他们说：“嗨，天那，阿都拉先生！从今早到下午，彭奴索方面一直都有大炮声，后来又听见许多枪声，到底是战船呢，还是海盗，我们分不清。小心点，这是海盗季节！”我说：“那是必然的，峇峇。俗语说，有水的地方就有鱼，有草的地方就有蝗虫，有海洋就有海盗！”他们眼见我不理他的话，就静下来不再多说了。

在边加兰的时候，我看到有十到十二间海上民族的茅屋，他们在那里编制鱼笼。我们向他们买了一张加占，价格是七分钱，还付了四分钱船租。人们取来了三叉木，勺柄和水。大家便回到船上继续航行。峇峇国安这时听说有海盗，吓倒脸色都变了。我问他：“为什么我看你的脸色都变了？”他说：“我喝醉酒。”

船徐徐飘航，因为没有风。到了冷宜河，看见岸边有艘船正在航行。我们呼唤，它便驶过来。船上载有鸡只，四个男人，一个老妇女和一个小孩。我认识那个老妇，她以前住过汤逊的家。我问她：“你有遇到战舰或巡洋舰吗？这船是由哪儿开来的？”她回答：“我们是从实地利来，要到德光（岛）去找拉惹伯兰；

<sup>10</sup> kajang: 用棕榈叶编制的一种船篷。

战舰和巡洋舰是在丹绒<sup>11</sup>本艾那边，瓜拉<sup>12</sup>彭亨有四十艘海盗船，船的长度有七庹，宽四庹，船的两旁有八挺大炮；彭亨拿督<sup>13</sup>本达哈拉想到戴益克去，他准备了五十艘船，但全部转回头，因为害怕在那海口的海盗。

峇峇国安听到那个消息，心惊胆战，脸色苍白，船上的人见了都笑起来，他则静静不出声。

我们又从那里起航，一直驶到丹绒罗美尼亚。这时风势开始转坏，我们被迫停下来。当晚两艘船相互靠近。峇峇国安建议：

“我们三人一起去和那只船的老手商量。”我们两人应说：“商量什么呢？”他说：“沃特威茨号船上有个老舵手，听说他会占卜，咱们去请他看看那个人说的是否靠得住。”我说：“随你的意！”我们便去找那个人。他沉思一会，然后说：“那是真的，不是造谣，因为传达消息的人皮肤是棕褐色的。”峇峇国安相信那个谣言，他一直向我们两人抱怨说：“仅仅为了八十零吉你们就要去送命？我们还没拿到那些钱，就已听到倒霉的消息了。”此外他还给那些要去的人讲了许多令人心寒的话。

我们准备了武器，所有大炮都装上炮弹，然后继续航行。大约在早上七点钟，丹绒彭奴索出现了。通过望远镜，看见在丹绒彭奴索的背面，有两只船正在航行。我们向它驶过去，当船靠近时，我们问：“请问这只船是由哪里来的，准备到哪里去？”他

<sup>11</sup> Tanjung: 海角。

<sup>12</sup> Kuala: 河口。

们回答：“我们是从石叻来的，准备到彭亨去。另外这艘是要去丁加奴。”过后他们鸣枪四响，驶离该处。到了丹绒格利沙，便在那里过宿。隔天才继续航行。看见两艘舢舨开往石叻。船上缺水。岸上出现三只野猪。船上的人登岸取水，在森林里遇见雅贡人。他们看见有人来到时就呱呱吵的钻入树林中。船民见了也返回船上。

过后继续航行。大约到了晚上十二点，风势不太好，那晚在丹绒斯慕卜留宿。隔天早上五点钟，船开去伯曼宜岛。在海中航行时，船上的支樯索突然折断，只好将它拆下修理，然后继续航行。大约走了十分钟，支索又断了，连铁都断掉；缚紧后，随着东北风继续航行。到达丹绒加惹的士齐威岛时，风已停了，但从北面又吹来了顶头风。我们便在那里停下来，想要取水，但是那个地方没有水。到了下午大约四点钟，我们想开船。北风刮得很紧，连眼睛都张不开。我们只好在那里停下来，正逢涨潮时分，潮水很急。

那晚在在该地停留。船儿几乎受不了北向风浪的冲击。我们连夜集议，因为风势太紧，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峇峇国安建议：“我们还是返回石叻去。”其他船员却说：“我们不要，我们宁可死在大海里。若是回去，五、六天来我们的辛劳不是等于白费？回去时，说不定峇峇文中不给我们酬劳。”

因为事出紧急，我们三人聚首商量，并对船里的人说：“你

<sup>13</sup> Datuk：一种封号。

们别担心，要是峇峇文中不认帐，我们三人将负责还给你们十五零吉。”他们经过商量后，给我们回答说：“我们还是先看看这个风势，到明天再说吧，我们是可以回去的。”大家取得协议之后，那晚就在丹绒加惹留宿。

一大早，就想去对岸的峇比格及岛取水。我们找到一条被水流冲得破烂的舢板，乘着它去取水和洗澡。过后回去船上商量，一会儿说要打回头，一会儿又说不要。最后三人都决定要回去。船儿起锚开航，大约行了有十度之遥，有一个人建议：“我们最好还是继续前进。”峇峇国安却说：“要是这样我们是死定了，你要把生命交给海盗，我可不愿意；他们只不过担心失掉八十块钱，结果连命都不要了。”

就在那个时刻，全部人决定要继续前往。船儿迎着强烈的北风航行。风浪很大，船上有很多绳索都被吹断，但我们还是漏夜航行。到清晨时，船已置身大海中。海浪实在很大，我们只好在丹绒峇株停下来，等待退潮。因为水流很急，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半，才起锚继续航行。接着又遇到强烈的暴风和海浪，一时间连支索的铁都被吹断了，那时的困难境遇只有天才晓得，船儿被强烈的风浪打得团团转，粮食都耗尽了！当天没吃东西。最后大家用藤拴紧支索，又再连夜航行。大清早，又刮大风下大雨。因为海浪很大，船都进水了。最后在上天的保佑下，瓜拉彭亨河口出现了。

## 2. 在彭亨停留

那里有两个河口，河口的沙滩远伸入海中。一点钟时，船采用单帆驶入瓜拉彭亨，每人手中持一长竿撑挡海浪。在驶入的那一刹那，大家都以为船身会爆裂，因为海浪很大，它升到有椰树那么高。每个人都惊叫起来。最后在上天的保佑下，终于平安的进入河口了。两艘帆船，较大的停在河口，沃特威茨号则开往上游。

那条河很宽大，隔岸相望，视线模糊，左右两岸全是白沙，水是淡的。水永远往下流，没有反潮。如果上游下雨，直到海中央的水都是淡的。河中有几个大小岛屿。

大约往上航行了一小时半后，到了一个华人村。我看到岸上有几百个马来人和华人持着枪矛和各种武器在那里等候。我们三个人一起登岸，他们问：“这只船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是从石叻来，我们奉命送信去吉兰丹。”

过后东姑<sup>1</sup>锡亚克和东姑丹绒及几百个其他的人前来打听石叻的消息和商品价格。我们一一给予回答，然后我们问：“拿督本达哈拉在哪里？”他们说：“拿督本达哈拉和华人甲必丹去了日赖，那是人们开采金矿的地方。”我们问：“日赖离开这里有多远？”他们说：“往上航行十五天可以抵达。”他们还说：“往上航行时沿岸有村民，河里有很多凶猛的鳄鱼。”

我见到彭亨州的景物有点像乡下，那里没有巴刹和店铺，也没有供行走的道路，只有华人的村子才有路，大约有五十度长。我真为彭亨州痛惜，那里有大片的土地被荒废，人们都很懒散。任何苗种和树木，一经播种，都能成长，我看见那里所有的树木都长得很茂盛。我发现那里的人，一百个当中，也许只有十个有做工，其余的终日懒懒散散，为非做歹，生活贫困；一个人拥有四、五种武器，而且整天佩带在身上。有一部分人习性爱美，穿着漂亮的衣服，却不想干活。他们看见我们到来时，都聚拢围观，好像是看见从未见过的怪物一样。我发觉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有吸毒，身体消瘦，脸色苍白。

他们住的全是亚答<sup>2</sup>屋，大大小小都建筑在陆地上。房屋的四周杂草丛生。房子东一座，西一间，建得乱七八糟；有些建在树林里，有些建在河岸边；有些有围篱，有些则没有，完全随个人的喜欢去建。沿岸的房屋东一组，西一组。房屋底下脏得不得了。

<sup>1</sup> Tengku: 王太子。

<sup>2</sup> Atap: 棕榈叶的一种，编制成片作为铺盖屋顶用。

每座房屋底下都有污水坑，到处堆满垃圾。入屋时，臭气扑鼻。有些还长满了草，有些整天在屋子底下熏烟驱蚊。我一踏进那些房子，就感觉到呼吸急促，泪水直流，而且还感到剧痛。他们的衣服都是黑色的，看不清布纹。

他们的种植物，大部分是椰子和槟榔。我们在那里时，椰子的价格一块钱八粒。此外也有少量蔬菜，如芋头、番薯、木薯、甘蔗和香蕉等，不过这些东西都是从上游运来的。他们饲养的畜生有水牛、羊儿，少许黄牛和鸡鸭等。我们见到的鸟儿很多是乌鸦，整条河岸和村落里都有。该地有那么多的乌鸦，是因为它们可以在那里觅食赃物，如鱼儿和骨头等。

那个时候，彭亨最大的输出品是黄金和锡。有少许的人纺织丝布，此外还出产月橘树和少量的树脂和藤等。在彭亨的畅销商品是鸦片、丝绸、盐、米和欧洲出产的布料等。我向他们探问出产黄金的地方，他们告诉我，要往上航行十五日才能抵达出产黄金的日赖。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沟渠的名称。他们又告诉我，那里住有几万个华人和马来人，很热闹，人们在那里做买卖。他们还说，彭亨上游有很多雅贡人；他们的职业是由森林里输出商品，如沉香、安息香、树脂和藤等。也有一些雅贡人和马来人一起开采金矿，但大部分人是从事耕种，并由森林中带出各种果子来售卖或与一般商人换取烟丝和盐之类的东西。

彭亨河的上游与马六甲交汇。彭亨州内的食粮很短缺，一般外人想购买都很困难，而且价格昂贵，因为没有市场和店铺，不

过人们说当地人没有困难，因为他们已经过惯那种生活了。

彭亨州内有一种以我来看是很麻烦的习惯：当地人买东西时用的十六个古币等于一零吉，不能折为四分之三、一半，或四分之一，因此人们买小件物品时，也得付一个古币。我曾经就此事问过本达哈拉的公子东姑苏来曼：“东姑不能改变彭亨这种购买习惯吗？”他笑起来，然后说：“家父曾多次想改变这种习惯，但却惹起猛虎逞威抓人，河里的鳄鱼也起来作乱，因此改不成，因为此地的购买习惯自古都是如此。”我听了笑笑没出声，但我的心里却完全不相信这样的事。

关于彭亨州内的华人，我发现在华人村里全部都是客家人。他们的房子都是用亚答建盖，各家都摆设一些东西，如布匹和粮食等。假如有人要买，就去向他们要。他们各娶峇厘或马来妇女为妻。我听到他们的孩子讲华语的比讲马来语的多。那里有一间小亚答屋，那是他们的神庙。

那里也有许多阿拉伯人，他们都是赛益和萨益霍族。赛益族是穆罕默德教主的后裔，因此他们的子孙都叫做赛益。至于萨益霍族，那是教主的朋友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就叫做萨益霍。马来人很怕这班人，因此他们和阿拉伯人讲话时所用的语言，好像对拉惹讲话时所用的语言一样。而且在讲话之前，要先坐下致敬然后才开口说，称呼对方为东姑，称自己为小民。阿拉伯人的职业是从商。他们之中富有之家多过穷人；他们的房子也比马来人的漂亮得多，不过也是用亚答建造；拉惹接受他们的工作并听他



们的话。他们住的村庄与马来人的也有所不同，分布在华人村的对岸。那些人在村里靠近甘榜<sup>3</sup>拿督本达哈拉的地方建有回教堂。教堂的屋顶是用亚答叶盖，有一部分墙是用木板隔成。拿督本达哈拉和其他马来人都到那里做礼拜。

供人们传授和学可兰经的地方有一两处。每十到十二家之中才有一两个孩子学可兰经，不是学马来语，这是世界上所有马来邦国的习惯吧。他们不是学它的语言，他们从小都是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学可兰经。也许一千人当中找不到一个是真正了解可兰经含义的人。

他们的母语是马来语，极其优雅，语法结构也正确，因为他们的语言是由柔佛发展开来。每当我想起他们的语言是那么的优雅和悦耳，而他们却不要学它，也不建学校来传授，我就感到十分痛惜。假如他们肯设法物色一些好的老师来教导他们的子女，相信马来亚各地将会充满着精通各种经典和知识的人。但愿真主能够扩大他们的视野，让他们多吸收一些有用的知识。那种情况不是徒劳无功？俗语说：追赶的没抓到，抱在怀中的却被撒失，意思是说：阿拉伯语没学到，自己的语言反被忽略掉。荒废了子女的时光，却没学到自己的语言，这不是大错吗？

也许他们以为，写作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随便听听和模仿就行了。那种想法完全错误。其实写作是一门大学问，所有的语言都含有一些秘诀和特点。如果不加以重视并物色一些对这门学

<sup>3</sup> Kampung: 乡村。

问有造诣的老师来指导，相信写出的函件和文章一定很刻板，情况有如一部分马来人的书信和拉惹的函件，他们所采用的格式、拼音和字母结构都不对，字母变来变去，丧失了语文的优美和效果。由于上述的那种错误想法，造成千千万万人不会看信或写信，并处在文盲和愚昧的状态中，把木柴说成是石头，幻想用手抓天空。假如我们对日常用语有所认识，那不是很有用处吗？将来一旦大部分人都能掌握和了解语文的好处及其诀窍，行动上就会好起来。谦恭和知礼，尤其是那班拉惹、高官和显要更要维护语言，他们应该负起教导他们的家族和子民的责任。如果大部分的王太子和人民都通晓自己的语言，能够应用它来写作，那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吗？我认为，假如让那种情况继续存在，久而久之，连马来由这个名称也会从世界上消失。

那里的大部分王子在各处都安插许多自己的朋友，我以为就是那班人整天在干扰国家或他人的家庭。在国内，拉惹的奴仆未免太多了一点。数量不断增加的原因是，举凡有人在州内干了谋杀罪或其他重大罪刑，他就想：“我一定会被判死刑。要是那样的话，不如干脆去充当拉惹的奴仆更好。”于是他就找上拉惹，向他认罪，并表示愿意当拉惹的奴仆。拉惹就发给他一份宫内人的证件。直到子子孙孙，那个人都是以拉惹的奴仆为名，再也没有人敢触犯他，因为他是宫内人，也就是拉惹的奴仆的意思。还有一种风俗，凡杀死一个拉惹奴仆的人，要以七条人命来抵偿，因此拉惹的奴仆在州内是自由自在的。即使他们犯错，也没有人

敢过问，因为人们都怕拉惹。因此那些拉惹的奴仆变得更加傲慢和凶残，人们都很害怕他们。他们对付州内人们的行为也就更加横蛮。许多人被他们无辜诽谤，他们无中生有的向拉惹告状；拉惹也情不自禁地相信他们的话，亲自干预那些事情，结果令许多老百姓无辜遭殃。

据说在彭亨州内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假如有人向人举债，债期届满，债主就会向债务人追讨，债务人一时无法偿还而要求给予延展，债权人便会找几个拉惹的奴仆，然后对他们说：“等下我会付给你们酬劳，你们帮我向某人催债。”于是那些拉惹的奴仆就会粗鲁地向债务人追债。他们会说：“假如你不还的话，我们现在就会把你刺死。”有人因此而被刺死，也有人因为害怕而把一些东西以不合理的价格卖掉来还债。因为有上述种种事故发生过，人们都很怕拉惹的那些奴仆。

彭亨州还有一种风俗，当一个人犯上重大罪状，他将被处以刺刑。也有人被处以刺股的刑罚。所谓刺刑，就是把犯人的手脚绑住，命令他坐在船首，再把船划到小河里。抵达后，刽子手就拿出由本达哈拉那里取来的长剑，把犯人放在刑场上刺死。处死之后，刽子手便到华人村，向每户人家征收一古币，作为那个被处死者的埋葬费用。所谓刺股的刑法，就是用棕榈树椿由犯人的肛门刺进肚子里。

我曾经问过州内的人：“这些不良的风俗是否可以改掉？”他们说：“这些风俗和做法都是由古代传下的，如果有谁敢去移

风易俗，相信他将会受到太上王的对付。”

以我的浅薄和无知想法，假如让这些风俗、做法和行为继续留传下去，久而久之，彭亨州一定会逐渐荒凉，以至毁灭，因为他们都自以为很厉害。他们之所以会有那种想法，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追随好的习俗，也不想求上进，日渐愚蠢，变成井底之蛙，以为天空只有椰壳那么大。

过后，我们就到瓜拉彭亨上游停留了两天，因为那时一天当中刮了四、五次大风，带着豪雨，日夜如此。

星期四晚上，有只小船从关丹方面开来。他们告诉船员说，在丹绒杜焦有海盗出现，共有四十艘船，另外在加巴士岛和勒坦岛也有他们的行踪。有两艘关丹人的船被他们发觉，另外两艘船逃脱。那些海盗全部纹身。当晚因仄利普前来向我报告，消息一传开，峇峇国安听了，心里很不安，整夜无法入眠。那时彭亨有一艘渔船，船主的名字叫阿兴，它要开往石叻去。隔天，峇峇国安找上那艘渔船，他想乘搭该船回返石叻。过后他回到船上，收拾被单和其他用具。我对他说：“峇峇国安，别相信那些人的话，那是假的，我看是那班人要考验我们的意志。你现在准备到哪里去？”他回答：“我要跟着那艘渔船回石叻。”我和格兰德普雷两个人说：“你怎么可以回去，峇峇文中不是托我们三人一起负责送这些信件到吉兰丹去的吗？”他应说：“你们勇敢，你们去好了，我可害怕，我不愿白白送掉性命。”

他对这件事始终心神不安，长吁短叹，含着眼泪。过了一会

儿，他说：“我生病，所以我要回去。”我说：“如果你要回去，我们两人一定也跟着回，因为那封华文信是要由你交给吉兰丹的华人甲必丹。”他说：“我不想去吉兰丹。”这时格兰德普雷和那个船主讲了一些话，劝他不要载峇峇国安。

过后我和格兰德普雷商量，一起去找那些散播谣言的人。我向他们查问，他们说：“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于是我心里想：“这真的是谣言。”因此我们两人就决定要继续前往吉兰丹，即使丢命也是天注定的，只要能把这些信送到就行。我再三劝峇峇国安同行，他还是不接受。他不知所措，不断流泪。然后他说：“上天不是给我们暗示过两三次，叫我们回去。第一次，有两三条支索断折；第二次，船在浮罗峇比检到破船，最后是关于瓜拉彭亨海盗的传闻，那又是一个迹象。你们还要去送死？我没有兄长和弟妹，只留下一个祖母在家。我做的梦也不好。我用抛钱的方式问过神明，神说：‘不能去吉兰丹。’后来我再求问，神笑起来，还是叫我回石叻。如果我不能乘搭这条船回去，让我留在瓜拉彭亨好了。”我再度劝他，他还是不愿意去。最后他说：“打死我都不去。谁勇敢，谁就去吧！”船员们很生气，他们问：“假如回去，谁付给我们酬劳？”峇峇国安回答：“我有个建议，如果大家一致，峇峇文中一定会付给酬劳的。”我们两人不答应打回头，因为根本没有理由。当他看见我们坚持要往前开航时，他就要去乘搭那条船。船主不答应，他说：“你发神经了，是人家在造谣嘛！”我们两人开始骂他：“为了

你，我们在这儿耽搁了两天。明天谁要留下来，就让他留下吧！我们还是要前往。”天开始暗下来，峇峇国安说：“不是你们才是男子汉，我也是男子汉。好吧，让我们到吉兰丹去！”因为他做了那项决定，我们都很高兴。

隔天，他又说昨晚做了恶梦，他的心里又动摇了。就在那个时刻，格兰德普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峇峇国安已经反反覆覆好几次了，一下说要去，一下又说要打回头，这次他签字为据，表示要到吉兰丹去，再也不能反反覆覆了。写完后，拿给他打手印，他不肯。他说：“你们两人要压制我，欺负我一个人。”接着他气冲冲的说：“好吧，我是不同意把我的生命交出来。将来我要告你们的！”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他又想改乘那只小帆船。他说：“帆船走得快，万一没有风，或遇到海盗，可以快快划走。”我说：“吉凶我们三人都要在了一起，这是海事。也许那条帆船会因为重荷而沉没，还有风浪很大，你可以自己看一看，船的一部分已经浸满了水。”他说：“我是因为欠债而怕到需要逃走？”我应说：“不是这么说，假如我们同一条船上，遇到有什么风险时，不是可以一起商量吗？”

谨此结束我们与峇峇国安之间的谈话。

### 3. 前往吉兰丹

回历1月11日，星期六，上午七点，因仄利布和因仄汶达负责开船。驶离彭亨时是和七艘丁加奴的船同行。

在航行中，我的脑子里始终摆脱不了彭亨州的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到该州变得那么贫穷和荒凉。过去它在各大州府当中是遐迩闻名的，没有理由在没受到敌人搜刮和他国侵犯的情况下变成那么渺小。在我看来，不是因为海盗的缘故，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任何大州府由于海盗而失掉其商业和财富的地位；也不是土地因素，因为彭亨州的土质很肥沃；更不是由于人们的懒散造成，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全部都是懒散的。可能的话，是他们从劳动中获得利益，或者获得一定的利润时就感到心满意足。只要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口每天都辛勤谋生，忠于职守，相信那个国家就一定会富强。依我看，彭亨州所以会变成贫穷，主要原因是州内的人经常担心受拉惹迫害。拉惹和那班显要贪而无厌。因此人们都这么想：“我们勤劳有什么用？一旦我们稍为有点积

蓄和存粮，就会被那班显要看上，并被抢走。”因此他们终身都是处在贫穷和懒散的生活。我敢断言：该州的人不能过着愉快和安宁的生活，是因为政令不好。所有祸根都是出自罪犯和拉惹的亲戚。我想，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

我一直独自思考，并做比较，我想起人们在英国统治下安居乐业，每个人过着拉惹似的生活，不必互相害怕，也不能互相欺压，因为所有的法律和刑罚都是为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造福人群。

大约到了下午四点钟，那些同行的马来人船只落在后头。一条马鲛鱼上钩。晚上九点钟，水流很急，船在乌拉岛附近停下，至深夜两点才继续航行。清晨六时，抵达甘马挽。当天早上，又有一条沙君（鱼）上钩了。一小时后，又钓到一条。下午三点钟，又钓到一条马鲛鱼。过后就整夜航行。早上五点钟，航至加巴士岛。船上的水、盐、和烟等都用完了。于是两船便商量要在丁加奴稍作停留，添补食粮。上午七点钟，船开入丁加奴。抵达后，我们一群人便去找警察。我觉得，瓜拉丁加奴的景色怡人，河流很宽大，河水是淡的。从海上望过去，尽是一片椰林，岸边的沙都是洁白的。

#### 4. 在丁加奴观光

上岸后，我看见一间小亚答屋，连墙壁也是用亚答叶编制，内中有竹制的厅子。那里有警察驻守，检查新开到的船只。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有几百个佩带着武器的人围着我们。警察问我们：“你们由何处来，想到何处去？”我回答说：“我们来自新加坡，要去吉兰丹；我们是替博纳姆先生送信的。”他们说：“现在很难进入吉兰丹，因为那里有战事；昨天有人刚刚从那里过来，据说那里有两三百人死亡。”

我说：“警察先生，此地的风俗如何，有何禁忌？因为我们刚刚来到，不懂这里的风俗习惯。我们想到巴刹去购买粮食。”他们回答：“这么早恐怕都还没有开市呢。这里通常是在下午才开市。根据这里的规矩，凡是要通过拉惹村庄的人，一律不准撑伞，不准穿鞋，不准穿黄色和薄纱布的服装。这一切都是受禁止的。”

了解了那些禁忌后，我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笑起来，因为想

起那些愚蠢和没有意义的风俗，简直是小题大作。为什么他们不下令禁止鸟儿飞过皇宫的上空？为什么不禁止蚊子和拉惹枕头上的臭虫吸血？为什么不禁止大象鸣叫和人们在宫前行走？这些事情不也是和那些芝麻小事一样吗？小事被夸大了，而那些应该加以禁止，并且可以给人民带来福利的事却不被当成一回事。比如那些足以使人类灭亡的吸毒和一些由华人带来、马来人从来没见过和做过的可以摧毁人类的赌博，又不加以禁止。还有，如人们穿着沾满污垢的衣服，四、五个月没洗过，味道奇臭，满身虱子，坐着一边抓虱子。为什么这类事情都不加以禁止？人们无所事事的四处游荡，为非作歹，没受教育，懒懒散散的，这些都不禁止。还有，一旦有个外人或洋人来到，几百个人和孩童一起争先恐后的围拢观看，各人抛下干活的事和妻儿的生计。难道那些都不是没礼貌和粗野的举动吗？那还不要紧，大街小巷堆满垃圾、脏物，泥坑，野草丛生，里面藏着许多蛇，几乎连老虎都可以躲在当中，这些难道都不要紧吗？

倘若一个初来的外人，他穿了黄衣或撑伞遮阳，难道这就是对拉惹的蔑视和不敬吗？要是那样的话，那似乎是从表面和微小事故，而不是从拉惹的胸怀和公正，去求取拉惹的荣耀和尊严。这种情况，明显的是那班拉惹担心没人对他们表示恭敬或敬仰。在人们的心目中，拉惹无视和忽略法律和政令。所以他们才强制人们遵行上述的风俗，以此来维持他们的尊严，表示对他们的敬仰。若是换成贤明的拉惹，希望在来世博取好的报应，照理他们

应该保护自己，避免去做那些坏事，多多关怀老百姓，施行公平的法律，使人民免受迫害、灾难和贫穷的痛苦，在公正的旗帜庇护下，过着和平安乐的生活。这样一来，人们心中自然就会产生怀念和敬仰。这不是比上述拉惹对毫无意义的蝇头小事所下的禁令来得更有意义吗？拉惹不是只能处罚那些犯了罪刑的人？绝不应该用上述禁令来对付没触犯阿拉和拉惹或者犯错的人。

后来我们上岸去，沿着小路去巴刹。那条小路的宽度不及一丈，弯弯曲曲，有些地方有小桥，有些地方有污水坑，有些长满野草和树木，样子像一条被打伤的蛇。我发现他们的村庄和房屋盖得毫无次序，乱七八糟的，各人随自己的意思乱建；篱笆也是弯弯曲曲的。他们的房屋都是用亚答盖的高脚屋，周围堆满脏物，连屋子底下也布满垃圾和污泥。我发觉，大部分的房子底下集有一堆堆椰皮，他们每晚用它来熏烟驱蚊。家家户户都种有椰树，各个村子都有回教学校，也是用亚答盖的。每座房屋的建筑方向也不一致，有的背着马路，有的与马路平行，有的面向马路。有的屋子的通道宽度只能容一个人通行。

我们逛街时，经过一些商店，那里有售卖粮食。有饼干、炸香蕉、蒸熟的芋头、三层糕和其他点心，经营者清一色是妇女。我们也看见五、六只大象，它们的脚上绑着链，那是拉惹的。我在州内见到的鸟儿，大部分都是乌鸦，在大街小巷和园子里，随处可以见到，而且都很驯良。

州内平地比高地多。靠近市区的泥土含有沙质，内陆和乡村

的却都是黏土。在州内拉惹居住的村落前面，有一座山丘，面积不很大，高度大约有二、三十度。山上竖立着一根旗杆，不过山上也长满野草。州内的村落和房屋都是坐落在河流两岸。据说丁加奴河的上游是与吉兰丹河的上游交接。

接着我们来到阳端<sup>1</sup>的村庄。我看到他的房子是砖屋，大约三十尺宽。房子的结构是中国式的。墙壁上沾满人们吃桉叶时吐出的唾液脏物和苔藓。另外还有一座当货仓用的砖屋。此外还有一座华人拥有的砖屋。那个华人名叫阿青哥，皈依伊斯兰教，取名因仄沙礼，他是丁加奴最大富豪，财产据说有二、三十万零吉。

那时丁加奴的阳第伯端已驾崩。由王太子起来当阳端，还很年轻，大约有十五岁。他接过统治权，称为苏丹穆罕默德·宾苏丹曼苏·沙。这位新上任的拉惹的行为比旧拉惹的更糟，因为他既没有学问，思想又不成熟。我听说，过去丁加奴的大部分拉惹都犯了强夺别人妻女的暴行，尤其是对华族妇女更甚。

过后我们到了巴刹。我发觉巴刹里冷清清的。巷子两旁有茅屋和摊子，但全部空荡荡的。我问那里的人：“巴刹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就是巴刹。请你下午来，那时才可以买到你们所要的东西。”

原来那儿的巴刹只在下午营业。售卖食物和服装的店主和小贩全部是妇女。他们的习惯是，每到下午时分，州内或村里的妇女，各人头上顶着篮子，篮内盛着食物和衣料，来到巴刹，坐在

店里贩卖。要买东西的人，可以由那个时间起，至太阳西落时前来购买。过后她们就收摊，各自回家去，留下沉寂的市场，一直到隔天同样的时间才再开市。那个巴刹的名称叫甘榜劳勿巴刹。

所有粮食、蔬菜和鱼的价格都很便宜。当时正逢橘子上市季节，一块钱可以买到两百粒。我见到果园和村庄里都种满橘子树，共有五、六个品种，价格各异。牛、羊、鸡、鸭的价格也很便宜，一只羊只值一块钱。虽然那些物品的价格很便宜，但他们都不太喜欢吃肉类和牛脂，而喜欢吃鱼、蔬菜和其他臭味的东西，如榴槤糕、盐渍品和臭豆等，巴刹里摆得最多的是，一种送饭用的蔬菜。

丁加奴州通用的货币是一种印有拉惹肖像的辅币，3,8040枚相当于一零吉。辅币的形状像一分钱那么大。

丁加奴州的产品主要是黄金、锡和咖啡。咖啡的产量每年约一千担，黑胡椒的产量一两千担，槟榔干两三千担，除外还有出产丝布和细质花裙、丝绵合制的布料，丝制裤子、成衣、腰带和丝制手绢等，还有各种武器，如剑、长刀和枪矛，及糖、椰子、牛脂、藤和树脂等等。

丁加奴最畅销的商品是鸦片、亚麻布、八十尺长度的白布、红布、欧洲棉布、各种颜色的欧洲线和熟槟榔等。

丁加奴的奴隶数量不多，不过人们可以经营奴隶交易，那是受禁止的。该州的奴隶虽然不多，不过依我看来，州内的人，

<sup>1</sup> Yamtuan: 州统治者；阳第伯端(Yang Dipetuan) 的口语简称。

其处境就好像奴隶一样，因为他们都要遵行不好和愚蠢的习俗，即使他们很想抛弃那些习俗，也没人敢那么做。

后来我们转去华人的村庄。经过一座木桥，宽度约一庹，长五、六庹。桥的前面有一道围墙，有一道约一庹宽的入口处。我们由那里进入，看见左右两旁有用砖盖的小店铺，全部都是华人的。然后我和格兰德普雷两人去老甲必丹的家。我看见房子四周有围墙，我们两人一起入内。房子用砖建造，样子很像华人庙宇，左右两旁隔有许多房间，屋背后很长，种满椰树。甲必丹的太太由屋内走出来，她很老了，大约有七、八十岁，双目已失明。我们坐下来和她聊起一些新加坡的事。老人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她的声调完全不像华人，而是带有马来人的口腔。坐了一会，她用茶水和橘子招待我们。她的亲属跑出来看，全部都是女性。我观察她们的举动、服装、谈吐和个性，统统像马来人，也很有礼貌，接着她说：“请你们坐一下，我叫人去采嫩椰。”我向她谢绝：“没关系，甲必丹太太，我们赶着要起航，不能久留。”我向她致敬，她说：“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个是我的孙儿，他们经常到石叻去，假如你在那里遇见他们，请多多关照。”

丁加奴的华人似乎是福建人和客家人参半。他们讲马来语比讲华语更多。但他们的孩子讲华语比马来语多。在上游地区的华人数目也比内陆的多。

过后我们又转到别的巷子去，看见有回教堂。教堂的地板是用砖铺的，屋顶是用木板盖，四周围墙也用砖砌成。州内阿拉伯

人不多，只有两三个罢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不知道。

在丁加奴州内没有教导马来文的学校，只有六、七个孩子集合在一个家庭里学可兰经。

他们的语言是马来语，但语音却不像马来语，听起来很生硬，他们的口腔很像吉打人的口腔。我们说 tuan，他们说成 tuang，我们说 Allah，他们说 Alloh，我们说 jangan，他们说 janggang，我们说 bulan，他们说 bulang。仅仅是发音如此，写起文字来却和我们写的完全一样。不过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会写字，他们写的阿拉伯字很美，与可兰经及阿拉伯文书上所用的字迹很相似，很少学马来语。因此其他州属的人常常赞美丁加奴的可兰经。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会看可兰经，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会；五分之四的人不谙马来文，只有五分之一的人通晓。

我感到很奇怪，他们的渔船可载重一两百担，船上还有三、四十人乘坐。他们用渔船把鱼网载到十五至二十度远的海中央，由一人潜入海里探测鱼儿经常出现的地方，若是发现有鱼群，他就回到船上，放下拖网。

我发现该州的人都很贫穷，终日懒懒散散。每个村落和路上都有很多王子和拉惹的奴仆，他们的衣著很差，身上沾满污垢，可是每人身上都佩带着四、五根标枪和一两把剑，他们的工作就是背着那些武器到处游荡。妇女们却负责开店，做小买卖或其他工作来维持生活，男人却很懒惰，只懂得吃睡或修整武器，州内人的工作情形就是如此。我发觉他们的乡土很适合种植和畜牧，

容易谋生。如果其他州属有那样优良的土地，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很富裕，再也不会贫穷。

那种现象存在，是因为他们的拉惹很暴虐及其不善于统治造成。人们都感到灰心，他们的想法是：我宁可这样穷一辈子，省得麻烦，只要可以度日就够了。假如他有财产或好的房子，或者有园丘和大片田地，拉惹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要或借取。若是不给，他们就动手抢，如果反抗，连他们的子女都会被杀害或受处罚。这就是丁加奴州不会繁荣的原因，外人都不敢进入，商人更不敢过问。这种现象已经传闻到各州。

当我看到妇女们在巴刹里开店和做点小买卖来维持生计，我的心里很难受。因为那种工作本来应该由男人来负责。妇女们整天离开家庭在外做男人的事务，留下孩子任由他们玩得身上沾满污垢，寒暖无人照料，因此染上各种疾病，有者跌到遍体鳞伤，体弱多病，身上生满毒疮。妇女们原来不是应该留在家里料理丈夫的饮食，照顾孩子们，避免发生上述种种事故，或与顽童混在一起，以及整顿家园等等的事情吗？假如那些男人能够去干活，为家庭做些有益的事，这不是比起在太平无事的时间里，像小孩子一样的列队逍遥，整天无所事事的背着武器在路上闲荡来得更好吗？因为凡是能够与好吃懒做的恶习抗争的人才是勇敢者，而佩带武器闲荡的事，即使是那班卑贱和胆小的人都能做。后来我又反过来想：一旦那班人抛弃不良习惯而去做妇女谋生的事后，也许又会像彭亨州那样，都变成凶恶的老虎和鳄鱼，将来出来吃



人不多，只有两三个罢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不知道。

在丁加奴州内没有教导马来文的学校，只有六、七个孩子集合在一个家庭里学可兰经。

他们的语言是马来语，但语音却不像马来语，听起来很生硬，他们的口腔很像吉打人的口腔。我们说 tuan，他们说成 tuang，我们说 Allah，他们说 Alloh，我们说 jangan，他们说 janggang，我们说 bulan，他们说 bulang。仅仅是发音如此，写起文字来却和我们写的完全一样。不过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会写字，他们写的阿拉伯字很美，与可兰经及阿拉伯文书上所用的字迹很相似，很少学马来语。因此其他州属的人常常赞美丁加奴的可兰经。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会看可兰经，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会；五分之四的人不谙马来文，只有五分之一的人通晓。

我感到很奇怪，他们的渔船可载重一两百担，船上还有三、四十人乘坐。他们用渔船把鱼网载到十五至二十度远的海中央，由一人潜入海里探测鱼儿经常出现的地方，若是发现有鱼群，他就回到船上，放下拖网。

我发现该州的人都很贫穷，终日懒懒散散。每个村落和路上都有很多王子和拉惹的奴仆，他们的衣著很差，身上沾满污垢，可是每人身上都佩带着四、五根标枪和一两把剑，他们的工作就是背着那些武器到处游荡。妇女们却负责开店，做小买卖或其他工作来维持生活，男人却很懒惰，只懂得吃睡或修整武器，州内人的工作情形就是如此。我发觉他们的乡土很适合种植和畜牧，

容易谋生。如果其他州属有那样优良的土地，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很富裕，再也不会贫穷。

那种现象存在，是因为他们的拉惹很暴虐及其不善于统治造成。人们都感到灰心，他们的想法是：我宁可这样穷一辈子，省得麻烦，只要可以度日就够了。假如他有财产或好的房子，或者有园丘和大片田地，拉惹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要或借取。若是不给，他们就动手抢，如果反抗，连他们的子女都会被杀害或受处罚。这就是丁加奴州不会繁荣的原因，外人都不敢进入，商人更不敢过问。这种现象已经传闻到各州。

当我看到妇女们在巴刹里开店和做点小买卖来维持生计，我的心里很难受。因为那种工作本来应该由男人来负责。妇女们整天离开家庭在外做男人的事务，留下孩子任由他们玩得身上沾满污垢，寒暖无人照料，因此染上各种疾病，有者跌到遍体鳞伤，体弱多病，身上生满毒疮。妇女们原来不是应该留在家里料理丈夫的饮食，照顾孩子们，避免发生上述种种事故，或与顽童混在一起，以及整顿家园等等的事情吗？假如那些男人能够去干活，为家庭做些有益的事，这不是比起在太平无事的时间里，像小孩子一样的列队逍遥，整天无所事事的背着武器在路上闲荡来得更好吗？因为凡是能够与好吃懒做的恶习抗争的人才是勇敢者，而佩带武器闲荡的事，即使是那班卑贱和胆小的人都能做。后来我又反过来想：一旦那班人抛弃不良习惯而去做妇女谋生的事后，也许又会像彭亨州那样，都变成凶恶的老虎和鳄鱼，将来出来吃

掉了加奴人呢！

下午，我们回到船上，准备继续航行。华人甲必丹的儿子峇峇德利和峇峇正吉来到船上。他们送来了十粒嫩椰、一罐咸蚌、一罐牛脂和两扎甘蔗。船快要启航时又遇到涨潮，水流很急，一时不能成行。大约等到晚上九点左右才离开。

## 5. 抵达吉兰丹

虽然我们已经启航了，但我的脑子里老是想到我在丁加奴所看到的那些事情，如妇女的事啦，以及整天佩带着武器的愚蠢恶习等。在那些事情中，有一件令我心里很难受，即那些从小未受良好教育的王太子的行为。那是所有马来王国的弱点，也是人民蒙受灾难的根源。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是那班王太子所拥有的是斗鸡、鸦片烟筒和赌具，而且为所欲为，那些人他们将来还要在王国里治理国家大业呢！像这种行为的人，将来一旦上台执政，情形有如俗语所说的‘斧头登上绣花架’。他们以为，他们能够控制一个斗鸡场，当然就有能力治理一个王国。这些都是因为父母没有加以好好的管教，没有限制孩子们的欲望的缘故。使他们养成习惯，并在他们的心中根深蒂固。他们染上那些恶习后，一旦老者离开人间，留下他们的孩子，简直就像留下恶虎在民间作恶一样。阳第伯端不敢废除那些风俗，因为那是由古代拉惹们世代代传下来的！

一大早就到了勒坦岛。大约十时左右，刮起东北风，接着又下雨，海浪很大。我们照旧航行，水渗入船内，各人的衣服都湿透了，我们整夜航行。靠近沙白的时候，天开始暗下来，有六、七艘盖着卡占叶帘篷的船停泊在那里。相遇时，船上的人都戒备着，相传那是海盗船。四门大炮都装上炮弹，手里抓紧导火线，彼此很靠近。有个伙伴高声喊：“从哪里来的船？”他们回答：“我们由吉兰丹来，要到石叻去。”过后我们继续航行。

早上，抵达瓜拉吉兰丹，在那里停泊。因仄汶达建议：“我们还是开回沙白，去找东姑德美纳王子，他会带领我们去见吉兰丹拉惹。”我们便折返，行程约相当于由马六甲到直洛格打邦或由新加坡到丹那美拉勿刹的距离。船开抵后，就在海上抛锚，不过海浪很大。同行者都上岸去。找到东姑德拉美纳后，我们把有关送信的事告诉他。他说：“请先在这里等候，我可以派人由陆路去通知吉兰丹方面，明天我们就可以进入州内，我会陪你们一同乘船前往。”

下午，峇峇国安和船上的一部分人上岸去，留下我们和格兰德普雷在船上。直到夜晚他们还留在岸上。海浪很大，船被冲击到好像快要破裂。我们在船上感到很不安心，因为担忧两件事：第一，那是海盗通行要道；第二，海浪太大，船几乎受不了冲击。过去峇峇添福的卡特利纳号双桅船就是在这里碰上海盗船，连船差点都被劫走。所以我下令开炮一响，暗示岸上的人归来。等了很久他们还不来。后来我们五个人商量当晚要守夜。到了深夜两

点钟左右，有三个人乘一条舢板回来了，但是峇峇国安还留在岸上。

一大早，见到岸上有人向我们挥手，叫我们把船开往瓜拉吉兰丹。岸上的人还是留在岸上，与东姑德美纳一起走。我们便扬帆启航。靠近河口时，突然有只舢板向我们驶来，船上有六、七个客籍华人，他们一边叫喊：“请注意！瓜拉吉兰丹有两艘海盗船。”我们听了都惊动起来，把大炮上好炮弹。准备妥善了，那些华人靠近我们，上船后，给我们指出那两条船的方向，然后回到他们的舢板上。我们向那些船驶去。

当我们与那两条船相对的时候，看到船上露出的炮盾，有个手中持着矛的首领站在那里，他肤色赤褐，体格肥胖。我看见他的一边胡子挂在耳朵上，另一边则缠着颈项。我方的人手中持着导火线，摇晃着等待发炮令。那些船收起支架向西航，一边说：“要不是这艘船是来找拉惹的，我们就把它抢走了。”不久，另一艘舢板从河的下游开来，船上载着七、八个拉惹方面的人来迎接我们。船一开到，就对我们说：“拉惹派我们来带领你们的船进去，担心受到他们干扰。”然后又说：“请跟着我们来，小心点。”那只拉惹的船，首领名叫因仄哈，他带领我们进入瓜拉，船起航时，他和左右的人谈话，船进入河口时是采用双面帆和三角后帆行驶。

瓜拉吉兰丹并不很宽阔。左右两岸积满沙砾，河口很深，退潮时大船通行不了，而且深浅不一，海浪汹涌。船进入河口后，

就见到东姑德美纳，他和峇峇国安等人一道。拉惹的人说：“太好了，幸亏没有和海盗的船起冲突，他们拥有很大的枪炮。他们是来自美述的达雅克人。我们问他：‘那只帆船来自何处，很像洋人的船？’他们的一个同伴回答：‘从石叻来，是送信的’；因此我们不出声。”

东姑德美纳和拉惹的警卫便登上我们的汽艇，然后一齐往上游开行。我发现吉兰丹河很宽阔，比彭亨河和丁加奴河宽有两三倍，河水远至海洋都是淡的。有些河床较深，有些较浅。靠近河口，稍为向内陆的地方，有座亭子，结构很像回教堂，屋顶是用木板盖的。那个亭子是供老拉惹消遣时歇息用的。附近是人们的村庄。我们在那里稍歇。这时马六甲人阿都拉曼，即华克·法蒂玛的孩子或卡欣·杜连顿格的兄长到来。见面时，非常高兴。他抱着我亲吻，他说：“你真勇敢，乘坐这艘像槟榔托叶那么大的船，现在不是正逢海盗和季候风季节吗？”然后又说：“你这不是抛弃了传统，你的父母也那么放心？”他向我查问他的母亲和亲友。我告诉他说他的母亲刚去世不久，她已经老了，约有七、八十岁。他是受拉惹之命前来探听消息。后来他登上汽艇与我们一同往上游航行。

河水清澈，河底是沙，不是烂泥。有很多鱼和龙虾，水龟也不少。鱼的种类计有：鲶鱼、巴丁鱼、多曼鱼、打巴鱼、濼鱼、鲈鱼、白鱼和鲱鱼等，其中以吉兰丹河的打巴鱼体积最大，据说大到足以吞下一头牛。河中也有很多鳄鱼。河的两岸是人们的村

落。村里长满了椰树和竹子。河大约有半哩宽，弯弯曲曲。有许多小河和溪流在河口与大河汇合。所有的船只就是由那些河道进出，运载各种食物、鸡鸭和水果。河边有些地方种有稻谷，我们想用较大的船只进去都有点困难；河床深浅不一。

我们往上航行了大约有一个半至两个钟头之久，抵达一个叫淡邦渡头的地方，它与甘榜劳勿遥遥相对。我向岸上张望，看见有数千人持着武器挤在岸边，每人带着六、七根标枪、一把长刀或剑，腰上还插着一把短剑，有些配枪，大家木木的直立着。在几千人中，我看不到一个人的肤色是白的，只有一两个的肤色乌黑发亮，余者都是黑黑的。渡头那里有洁白的沙滩，长有十至十二哩，宽约五十度。

那里离甘榜拉惹本达哈拉约有一哩之遥。我们抵达时，东姑德美纳就叫皇族的人去通知拉惹，告诉他送信的船已经到了淡邦渡头。我们在那里等待内地的人，大约等了三个钟头，赛益·阿布才来到船上。他住在对岸的甘榜劳勿。赛益·阿布是坤甸人，后来到了丁加奴定居。吉兰丹拉惹请他来，因为许多人都敬畏他，拉惹也拜他为师，因此该州的人都说他像拉惹一样。他来到船上时，向我问候，我立刻回敬。他以为我是赛益。他说：“赛益先生，你好！新加坡如何？路上遇到海盗吗？您的胆量实在大，敢乘坐这么小的船前来；要是这里的人，打死他都不肯乘坐这么小的船去航行。”接着他问我：“那是什么信？谈些什么事？”我应说：“信的内容我不清楚，我只是奉命把信送来给拉惹。”赛

益·阿布说：“来，我们把这封信送去宫里。”东姑德美纳说：“请稍候，等宫里的人出来邀请才进去。”

过了一阵子，拉惹方面的人来了，约有三、四百人，都配着茅，荷枪拔剑，要来取信。我们三人回答：“这封信我们不能交给别人，而要亲手呈给拉惹。”那些警卫便回去报告陛下，说我们要亲自晋谒。

不久那班人又来传令：“阳第伯端说，各位要呈上那封信，由你们自己决定，因为沿途艰难，炮弹横飞。”

抵步时，听到炮声隆隆。警卫们告诉我们：“陛下说，如果路上发生什么事故，生死未卜，请别后悔！”可是我们考虑到峇峇文中交代说不要把信交到别人手中。这时东姑德美纳说：“请你们慎重考虑这事，已经有许多人在这条路上中弹死亡，除此再也没有其他通道了，因为距离敌人的阵地太近，大约只有十度之遥。”我们三个人立刻做决定，然后我说：“好吧，我们要亲自去。”

我们带着信件一齐走。那时只有真主才知道我的内心感觉，我们好像是要进入坟墓的人。除了死字之外，我心中没有别的。但责任在身，有什么办法。另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以免被人视为坏人和胆小者，糟蹋了他人的事业。因此我们宁可名留四方，不愿遗臭万年。我当时所以一直被死的念头困扰着，因为四周炮声不断，我们跟着大伙儿一起走。

最后，看到拉惹本达哈拉的围篱大门时。突然响起隆隆的炮

声。在我右边行走的人赶快伏倒，附近的人有些逃跑，有些低着头走，有些躲到椰树背后。各人四处逃窜。炮火继续往这里开。这时赛益·阿布喊道：“快点靠边去！”我们就跟着赛益·阿布一齐躲到椰树背后去。就在那个时刻，宫内的人跑来阻止我们，然后说：“陛下不想接见你们，他要取那些信件。”格兰德普雷便把那些信交给因仄哈。我是充当马来语通译员。他一共交给因仄哈两封信，一封致给拉惹本达哈拉，另一封是给拉惹天猛公，剩下的一封没有交出。当要交给的时候，我们要求觐见陛下亲自呈上。

过后我们走回船上去。这时有人从我们的背后追上来告诉我们说，有人在刚才我们呈信的地方颈项中弹死亡。他们说：“是对面那个阵营里的人，让我来观看一下上面那个堡垒。”然后他用望远镜探望并指着围聚在那里的人。再过一会，拉惹方面的人找上我们，他们说：“阳第伯端交代，别让船上的人上岸行走，因为眼前州内正在闹事，许多坏人由四处混进，恐怕发生事故，万一死了无处诉。”我们便把这道命令传给全体水手，任何人都不准上岸。

天开始暗下来。大约是在晚上九点钟，拉惹天猛公方面的人来使唤峇峇国安。我问：“这么晚了，有什么事？”他说：“陛下只召唤他一个人。”于是他便和一个名叫因仄安达的水手一齐前往。

大约过了三小时，他们回到船上。我们问他：“他召你去有

什么事？”他说：“拉惹查问新加坡的情况和有关信件的事；他也问起渔船的事；他要向新加坡方面请求提供药品和子弹，谨此而已。”

隔天，天猛公的复信送来了，一封致复给博纳姆先生，用黄布封套，另一致封复给峇峇文中，用白布封套。大约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有四、五个拉惹的人上船来邀请我们三个人，他们说：

“拉惹本达哈拉想接见各位，因为拉惹已经叫人开辟了暗道，不过要注意，不能太多人去，四、五个就够了。”

后来我们三人和另三名水手及东姑德美纳便一齐上岸去，但不走上回的那条路，而是穿过人家的村庄。我们以跑代步，沿途看见许多树木折断或倾倒，有些房屋弹痕累累，还不时传来对方的炮声。

我们不沿大路走，却从乡村和稻田绕道，穿越围篱。进出森林。然后拉惹的人说：“小心，已经靠近他们的阵地了。不要集在一起，散开个别走。”说完了，带路的人就快步跑，一边喊：

“请快跑！”我们三人就跟着跑起来。跑到一处高地，那里是拉惹本达哈拉的一个营地，有五、六十人驻守在那里。置有五、六挺小炮和枪矛。我们继续走。这时我问：“为什么你们刚才用跑呢？”他们应说：“那是面向屋顶上装有大炮的地方。”

再过一会儿，到了拉惹本达哈拉大本营的旁边。从那里望敌人的阵地，大约只有十到十二度的距离。我看见对方的人正在了望，各型枪炮层层排列，炮口外露。我从口袋中取出铅笔和纸，

把营地和拉惹宫廷的结构图，以及枪炮的位置等，依图画下。

我看到屋顶上有两挺巨型大炮。不时的在开炮，炮弹落在拉惹本达哈拉的阵地里。这时，那个带路的人向我和格兰德普雷招手，我们走到他们那里去。东姑德美纳上前来抓住我的手，另一个人则拉着格兰德普雷，再一个拉着峇峇国安。带我们冲下营地底部，那里与敌人的阵地遥遥相对。我看阵地里的人正在拉导火线，假如当时发起炮来，我们最少会有一人丢命。

在上苍的保佑下，我们终于到了拉惹本达哈拉的营地。我发现，那里的沙地被挖到深及腰间。我们就是通过那个有点像沟渠的地方前进，不过对方可以看见我们腰以上的部分。我观察那个营地的厚度，大约有一度。两边布置着泥土和竹子。营内挤满了人，约有几千名，大家排列着，有几百挺大炮和其他武器陈列在那里。大炮不时跟着叫声发响。领路人不断叫喊：“请你们蹲下来！蹲下来！”我们都蹲下。过一会有人说：“快过来，有人死了。”我们便赶快走过去。

我们走的时候，越过拉惹本达哈拉的营地时，我们的脚上都穿着鞋子，因为害怕被铁蒺藜刺中，营地四周布满许多铁蒺藜。

最后到了拉惹本达哈拉围篱的入口处，我们进入宫内，看见那里有很多椰树。直入宫内拉惹接见客人的宫殿；宫殿的构造，四周都是柱子，墙壁是用卡占叶编织。殿内会客室的结构是一层层的。中央有个大殿，上面有两间大房，墙也是用卡占叶编制，地板是木制的。当我们走到门口时，那里的人叫喊说：“快点进

去，别在那里久留，因为对方的炮弹会射到。”我们进入时，看见有四、五百人围坐在宫殿下面，各人持有武器，此外还有几百支枪矛倚靠在宫殿旁。那里有一张华人制的竹椅，格兰德普雷和峇峇国安被请到那里坐，我和东姑德美纳则一起坐在宫殿上。

入座时，我看见殿上有个身材肥胖的人坐在那里，我以为他就是拉惹，但是东姑德美纳告诉我：“那不是拉惹，是一位王太子。”过一会，我看到拉惹本达哈拉由殿内出来。他的相貌是：脸孔圆圆，高矮适中，身体结实，皮肤淡黄；穿着黑色布基斯沙龙，没穿上衣，手帕是红色蜡染布织的。当他出来时，在场的人都向他敬拜，我们三人也向他致敬，然后才坐下。

格兰德普雷这时开始用英语对我说：“阳第伯端有没有接到我们昨天送来的那两封信？”我向陛下合掌致敬后，翻译给陛下听。他说：“我已收到了。另外一封我已转给拉惹天猛公。”接着他嘱人当众宣读那封函件。我听到信的内容提及有关华人渔船到吉兰丹做买卖的事，他们要求给予必要的保护。拉惹说：“请你代我问候博纳姆先生。关于渔船的事，我们并没有扣留，也没有没收或欠他们分文，他们可以自由出入。根据一般现象，商人到此做生意，本地人有拖欠他们的债务，他们也有欠本地人的。此事引起地方上的不安。各方都要求他们的拉惹保护。目前是很难见到那班人，因此有不便之处。同时也请你转告博纳姆先生，我们借用了渔船的三门大炮，那是他们答应借给的，将来战事结束后，一定奉还。目下我们正面遇困难，在战事中我们无法检查

那些事情，请你告诉博纳姆先生，待这场战事结束后，可以让船主或博纳姆先生的使者前来。届时我们将尽量清理一切债务，一分钱也少不了。假如债务人已死了，那就没话说，假如他们还活着，一定不会有所损失。现在，所有渔船都开出去了，河内已没有船了，只有一艘在河口即将启航。”于是我把拉惹本达哈拉的话，全部译成英语转告格兰德普雷。

我向陛下合掌致敬后说：“请陛下饶恕，我们手上还有一封致给吉兰丹阳第伯端的信，希望阁下准许我们送去哥打峇鲁。”拉惹说：“这点实难照准，因为他既不是这封信的收信人，也不是吉兰丹的阳第伯端。而且我们已封锁了所有的河流和钳制了所有通道；那些人已经全部受包围。那里一片桉叶用一块钱都买不到，粮食已完全断绝。那些人好像死人一样，他们已经分辨不出人了，任何人经过那里都会被他们开枪射击。万一你们当中有人被他们打死了，我们不是对博纳姆先生难以交代吗？如果没有被打死，而是被逮捕，然后送去他们的阵地，我们为了避免杀伤博纳姆的人而不敢对他们怎样，只有他们可以射击我们。因此我们不准你们去。但是我们将怎样给博纳姆先生做个交代？”然后他说：“请把那封信拿来，我想看看。”格兰德普雷便把它交给他。他与众人磋商后，把信拆开，当众宣读，然后说：“信的内容和给我的那封一样，送去有什么用？因为没有任何船只被扣留。就把这封信留在我们这里好了。”

我为那封信送不到目的地而伤脑筋。因此再度合掌向他请求：

“请陛下开恩，小民再请陛下准许我们把这封信送到营内，万一我们会遭遇不测，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我们要完成主人交代的任务。”这时我见到他的脸色都变了，接着他说：“不准去。目前吉兰丹州是由朕统治的。”

眼见他不高兴时，我用英语和格兰德普雷及峇峇国安商量：“现在我们要怎么办？”他们两人回答说：“算了，我们的职责至此已算办完。”

拉惹说：“赛益先生请别担心，照朕的话转告博纳姆先生，朕是要保护他的人。”然后他又说：“你可以把你们所见到的战争情况照实报告博纳姆先生。我对他们完全没有不良的意图，他们却对我逞强，不是为了什么重大事情或争夺财产，而是因为歹徒的扰事引起的。赛益先生请听我讲述这场战事的起因，以便可以回去向博纳姆先生报告。”那时我手上拿着一张纸和一根笔，我把所见所闻，一切照实记录下来。

拉惹说：“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某个夜晚，我们这里有六、七个人到甘榜劳勿去看戏，现场也有二十多个他们的人。不知何故，双方发生争执，他们聚众滋事，我方的人被刺，一个死亡，因此演成纠纷。事后，他们的人都逃回家去，把篱笆门锁起来。我不准把那个被刺死的人埋葬。我派了五、六个人去调查死亡详情。当我方的人要去进行调查时，不得其门而入。于是我下令：

‘把死人抬过去，丢在他们的门口。假如真相没有搞清楚，不许埋葬。’他们见到许多人聚集在那里时，以为人们要袭击他们。

他们便拉出大炮，炮轰我的房子。我的妻儿们一时不知所措，哭叫着跳下屋，结果我的房子被打得弹痕累累。因为我是在正确的一方，所以一粒子弹也没打中我。后来眼见此景，我只好下令还击。那时与我们在一起的有拉惹天猛公和拉惹甘榜劳勿。这就是战争的起因。

“还有，赛益先生，当先父快要驾崩时，他没有把王位传给我们四兄弟中的任何一人，他只这样嘱咐：‘你们去争吧，谁能取胜，他就继任吉兰丹的阳第伯端。我以前也是这样，由于我的强壮和勇敢，所以我就担任吉兰丹的拉惹。’

“后来，父王驾崩。事后我们兄弟进行磋商，他被立为本州拉惹，他封我为本达哈拉，我的居中兄弟为天猛公，另一位为拉惹甘榜劳勿。现在他的行为却是这样的。所以我再也不要本达哈拉这个称号，他也不是什么阳端。现在谁走运，谁就可以掌执吉兰丹的政权。现在我们各自派人前往暹罗，带了一些贡品去。看谁能受到暹罗皇帝封赐，他就可以成为吉兰丹的阳第伯端。

“我们的一切经过就是这样。请赛益先生将这些情况转告博纳姆先生。这里有一封要给博纳姆先生的信，请他多支助我们一些药品和弹药；货到了，多少价格，绝不会有所误差。我们在这方面很短缺，因为我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他却早有准备。他们大概还有七、八担的弹药，而且先父埋藏起来的弹药也都被他们挖掘出来了。”

后来我又合掌说：“陛下，小民还有函件要给华人甲必丹，



我们是否可以送去呢？”他说：“华人甲必丹和他的妻儿都被他们抓去，关在营内，因为他们害怕华人甲必丹叛逆，他的秘书的颈项被用锁象的铁链锁住，因为他试图逃走。谁也不准去探望他们。现在要如何会见他呢？假如想送死，那就去吧！”我一边向他致敬一边说：“还有，陛下，那只渔船的船主说，陛下在外面的人，即前往暹罗的陛下夫人，欠了他两三千块钱债务，可能的话，请陛下开还给他，因为那条船将与我们一同回返石叻。”他说：“不论什么事，我们都不能与妇女接洽，应该由男人处理，待战事平息后，我们再来查问这件事。”过后他叫人拿来三粒嫩椰，分给我们每人一粒，请我们喝椰水。

过后我们向他告辞。他说：“请各位别忘记我交代的事。”然后他把一封用红布包封的信交给我们，他说：“这是信，请转交给博纳姆先生。”我们接过信，便告辞了。

## 6. 参观村庄

我们沿着前面讲过的路走回去。炮声还是不断的鸣响。两方面的人都有死伤。我们看到营内集有五、六百人，各人持着枪械严阵以待。谢天谢地，我们终于避过了炮火的浩劫。我们又被带到十字路口，一会儿通过人们的村庄，一会儿在稻田里，一会儿又走过园丘。我们是和东姑德美纳一道，不论在哪里遇到来往的人，他们都坐在路上（合掌致敬）。我们遇到有八至十个人，正在扛大炮入营内，他们见到我们和王太子一道走的时候，立刻放下大炮，坐在地上合掌致敬。乡村和园丘四周都种有竹子，当作围篱用。

我们进入一个人们的村庄，村里没有别的东西，尽是椰树、榴槤树和一些其他果子树。在行走时，我看到井边有一个老妇女，她的背后有三个褶，头发大约有一个手掌那么长，白得像洗净的棉花，她提着一瓮子水。我对东姑德美纳和格兰德普雷说：“请等一下，我要和这位老妇女打个招呼，问她有多大年纪。”

然后我就招呼她，我问：“老大娘，你有多大年纪了？”她说：“我种的椰子树已经死了，我重新种过，现在又老了，已经很少结果实，而且果实小小的。”我说：“老大娘，那椰树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她说：“我们这里的习俗是，当一个孩子出世后，就种一棵椰树，孩子长大后，若有人问他‘你几岁？’他就说‘我的年纪和这棵椰树一样大。’”我听了禁不住放声大笑。然后我问：“您的年纪大约有几岁了？”她说：“现任拉惹的曾祖父担任拉惹和结婚时，我已长大了。”我转问东姑德美纳：“由那时到现在，总共有几个太子？”东姑德美纳回答：“和这位老人同年龄的，吉兰丹州内一个都没有了；我听老一辈的人说，她大约有一百五、六十岁。”我看见那个老妇女的个子好像十二岁的孩子，皮肤下垂，嘴里长着疏小的牙齿。

我们到所有人们的村落走走。不论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成百头肥壮的黄牛、水牛和羊。最后回到船上，商量回程的事。拉惹方面的人又上船来，他的名字叫因仄马特，他说：“拉惹请你们稍候，他要送你们一头牛，给各位在船上食用。”我说：“我们很感谢陛下，请他别麻烦了。”他说：“另外，拉惹也要托寄一只绵羊给博纳姆先生，回头我就送过来。”

我便和东姑德美纳一起到巴刹里走走。我看见巴刹内挤满了女人。那些开店铺和做小买卖的全部都是妇女。环绕在左右两旁

的茅屋，是她们设立的店铺。东姑德美纳对我说：“端<sup>1</sup>，这不是以前的那个巴刹，过去的那个是在目前受围困中的拉惹的那个地方。要不是因为战事，那里是很热闹的，什么东西都有。”我看到巴刹内有各种配饭吃的生菜、辣酱和煮好的饭菜等。但是我看到那里有很多臭臭的食品，如腌渍物、盐腌鱼、榴槤糕、咸鱼、卤蚌、卤贝、臭豆、虾酱和各种嫩叶等。见不到新鲜食物，如肉类、牛脂、鸡蛋、牛油和牛奶等。我问王子：“没有人卖肉类、鸡鸭、羊和蛋吗？”他说：“这里的人不喜欢吃肉类，一百人中不到十人会吃肉；即使有卖也没有人敢买，因为很贵。”我问：“这里一头肥壮的牛值多少钱？”他说：“两块到三块。”“一只羊要多少钱呢？”他说：“一块钱可以买到一只大羊。”“水牛值多少？”他说：“母牛值两块到两块半；鸡鸭都很便宜。”我问：“牛油的价钱贵还是便宜？”他说：“这里牛油很缺乏，因为没有人制作；这里鱼很多，价钱也很便宜。”

这里的捕鱼人家、船只和靠捕鱼过活的人很多，和上述丁加奴的情形一样。

后来我又和格兰德普雷一起过去甘榜劳勿。我们去赛益·阿布的家。他一见到我们来，即向我们问候，并邀我们到屋里坐。我们坐下谈了一会，他的手下便拿来四、五快西瓜，他说：“请诸位吃黄瓜。”我说：“这不是黄瓜，我们称为西瓜。”他说：“这里的人叫做黄瓜。”他请我们吃。再过一阵子，他又拿来酒

<sup>1</sup> Tuan：先生。

曲请我们吃。吃过了，我们请他带我们到村里去走走参观。他说：“最好你们去拜会甘榜劳勿的拉惹一下，他的人很好，可以打交道。”他也叫他的孩子一起去。

我们便一同前往，到了围篱入口处，我们看见有几百人在那里筑堡垒，架了几门大炮和古炮。我们进入，到达宫内时，我看见有五、六只雌雄大象被栓在庭院里。看见我们来到时，那些大象都惊叫起来，看守者便拿来铁刺棒，敲打它们的头，它们就静下来。我问：“那是什么铁？为什么它们那么害怕那种小铁棒？”看守者说：“这是九州铁。”我问：“九州铁是什么意思？”他说：“那些铁是取自九个州府，我们到每个州取一点铁，一共到过九个州，然后混合起来制成这种铁棒。”我再问：“为什么它们嘶鸣呢？”他说：“因为见到陌生人，它们没见过这些人。”

我们进入后，被请到会客厅坐下。有人入内通知拉惹，然后端着盛有桉叶的巨港制铜盘出来，他说：“请各位先吃点桉叶，陛下在用早餐。”那里有很多人，他们坐在楼下。再过一会儿，拉惹脸带笑容走出来。我看到他的个子矮小，皮肤棕褐色，身体结实，脸孔圆圆，鼻子弯钩，两颊有伤疤，牙齿向内弯并带黑亮。他穿着绸裤，衣有格子花纹，手帕是用蜡染布制的。他发长及肩，声音沙哑，腰间插着一把剑，年纪约有三十岁左右。我们全体起立致敬，他到会客室的一角就座，坐在楼下的那些人这时都合掌致敬。过后他说：“赛益先生，请吃桉叶。”我向他合掌致敬后便吃起桉叶。他问起新加坡的情形，一共航行了多少天，在海上

有没有遇见海盗，以及信中谈些什么等等。我把他的话全部转译成英语给格兰德普雷听。宫里的人拿来两粒嫩椰，给我一粒，格兰德普雷一粒，还有每人一个杯子。我见到那个杯子时，笑了起来。那杯子不知多久没洗过了，连玻璃都看不清楚，黑到像椰壳那样。喝完后，我问：“陛下也参与这次的战事吗？”

他回答：“我没参与那件事。我不靠这边，也不偏那边，我守中立。”我说：“要是那样的话，陛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建筑堡垒，还有那么多的大炮？”他回答：“我们用来防守我们的村庄，万一有人前来滋扰，我们将给他们迎头痛击。”

宫殿的构造近似回教堂，有十六根雕刻的柱子，屋顶盖着棕榈叶，四周没有围墙，会客的地方建成三层，地板用木建，宽度有三十方英尺，村庄的围篱是用竹子建。我看见宫内的庭院里有一片玉蜀黍园，结着许多丰满的果实。

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大约有一小时，才告辞要回去船上。我们下来后，边走边看那里的村子和巴刹。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依我估计有数百人。我一路把所见到的都记录下来，以免忘却。人们看见我边走边写都觉得很奇怪，我听见他们说：“这个东方人真厉害，通晓洋文，而且可以边走边站着写。”

后来我遇到一个皮肤棕褐色、头发长得很长的年轻人，他没有穿衣，围着一件长至膝盖的围巾，腰间插着一把剑。赛益·阿布的孩子对我说：“这也是个王太子，他是咱们刚才到他家里拜会过的那位拉惹的弟弟。”他和我们在一齐走。不论走到哪里，

人们遇见他时，都坐下来合掌向他致敬。我问他：“东姑是否会识字和书写呢？”他说：“不会。”然后他又说：“我很喜欢看你写，你写得那么快，假如你是住在这里，我很想向你学习。”我说：“这里没有人会识字吗？”他说：“此地找不出四个能够像你这样写字的人，只有少数人略懂一点可兰经。”我问：“东姑，吉兰丹州有多少人口？”他回答：“单单这里就有六万人，在河的上游还有很多人，可以往上游历十五至二十天，那里到处都是人。”我问：“这条河的尽头在哪里？”他说：“这条河的上游是与丁加奴河汇合。”

那个王太子很喜欢我。他再三要求我在吉兰丹多逗留一些时候，因为有很多拉惹想读书学写字。他说：“过后我可以派船送你回去石叻，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赚到很多钱。”我说：“非常感谢，东姑，我来此是有职务在身，我不能留下来，托福真主，假如有缘，日后要相会，我可以再来。”

然后我们就去乘渡船。王太子和赛益·阿布及他的孩子一起送我们到岸边。船开始划行，最后回到我们的船上。

我见到拉惹本达哈拉的人，名叫因仄哈，我说：“因仄，请你代我找《克马拉·峇哈莱因传》<sup>2</sup>这部书，它的文字很优美。”他说：“端，我收有一包马来文书籍，那是我亲戚的，我想里头可能会有一些故事书，包括你所要的。等下我拿来这里，你可以

<sup>2</sup> *Hikayat Kemala Bahraian*. 古籍，吉兰丹说唱文学，上下两册；上册 1416 页，下册 428 页，荷兰莱敦及印尼椰加达各有收藏。

自己挑选。”我说：“还是让我和你一起到你家去看吧，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启航了。”他说：“您不用去，待会儿我就把那些书拿过来。”

他立刻回去，然后带来了一只用布包裹的篮子。我打开来看，里面有宗教和祷词之类的书。其中两部，即《伊斯玛·蒂哇·伯格勒玛·拉惹传》<sup>3</sup>，文字非常优美，那是一部没参杂阿拉伯语的纯马来文作品。它叙述有关神仙、魔鬼、因陀罗和幽灵的事，文笔很生动；另一部是《可惹·迈蒙民间故事》<sup>4</sup>。我向他借取，我说：“因仄哈，让我把这两本故事书带回石叻去抄录，将来我会奉还并送你礼物。这是一条丝绸手绢，价值四盾，请你收下。”他很高兴，随即说：“你抄录后，可以托因仄汶达带回来。”

后来我看见东姑德美纳也在船上。他说：“拉惹本达哈拉的人刚到一下子，拉惹说请你们明天才走，因为他要找一只羊托寄给博纳姆先生。”我说：“怎么办，东姑，我们要尽快启程！”他说：“现在有什么办法，拉惹的意思我们是不能不遵守的。”东姑德美纳又说：“好吧，今天别走了，咱们可以一起上岸去看看村庄和当地的景物。”

于是格兰德普雷和我及东姑德美纳，还有三、四个船员，带着枪一起去闲逛。由一个东姑德美纳方面的人领路。不论到哪里，

<sup>3</sup> *Hikayat Isma Dewa Pekerma Raja*. 已失传的古籍。据悉，吉兰丹唯一的版本当年是被 Anker Rentse（曾经在吉兰丹掌执过几个职位）以 \$19.00 的价格买走。

<sup>4</sup> *Kitab Khoja Maimun*, 另称 *Hikayat Bayan Budiman*. 1966 年，吉隆坡

遇见人的时候，他就说：“拉惹出游。”人们听了就坐在地上合掌致敬。我看到他们的习惯喜欢赤膊。他们用藤或绳索缠在头上，到处游荡。每人至少带着六、七根标枪、一把匕首、剑、刀或长剑；那些武器都出了鞘，也有一部分人背着枪支。他们整天就是这样无所事事的过活。

沿途遇见许多成群结队的人在行走。他们随身带着干粮、锅子和其他食物，情形很像人们要出外旅行。他们走路的习惯是，不论在村内或森林里，都是列队而行，一个跟着一个，我没见过有四、五个人并排走的。我问他们：“你们要走去哪里？”他们回答：“我们要去防守拉惹的营地。”我问：“都带些什么粮食呢？”他们说：“各种自备的食物。”我问：“为什么要自己带呢？难道拉惹没有供给吗？”那些人用手指点着太子，暗示他们不敢讲。明白了那个意思后，我就说：“东姑，请你往前走罢，我想在这里稍微停留一下。”

东姑德美纳听了就走，待他走远了，那些人就说：“是这样的，端，马来人的习俗太过专横；我们要自备粮食，留下我们的妻儿在家里，有时有吃，有时没有。这样持续了数月，整天都忙着为拉惹做工；要是不去，他们就派人把我们的房子和其他物品充公；要是反抗，除了被杀死外，还要被罚款。我们都渴望洋人来接管这个地方，好让这里的人安乐点。现在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时节，我们也是一样不得安乐。这个拉惹的事做完了，别的拉惹

Oxford Universiti Press 列为民间文学丛书出版时，采用后者为书名。

又有事，没完没了的，永远是这样。”

我问：“你们多久回家一次？”他们说：“当粮食用完了，我们就回家再取，直到这场战争结束后，才能休止。双方都有很多人死亡，留下他们的妻儿。”我问：“拉惹没有帮助那些在战争中死亡者的妻儿吗？”他们回答：“拉惹才不理这些！死，就死吧，死得像一只蚂蚁。”

我们由这个村庄行至那个村庄。我看到那些乡村里，没有别的，尽是一些椰树，槟榔树和一些果树，如榴槤、红毛丹、兰梅和兰色之类的果树。槟榔的果实是一串一串的，生得很多。各个村子里都长满了野草，有些甚至长至门口阶梯前。

他们的房子都是用亚答盖的，构造简陋。屋子底下有很多水沟，堆满垃圾。我进入几间屋子，因为要看看屋里的情况。我看了他们的睡床和用具，以及他们饮食的东西，都很肮脏，家家户户臭气熏天。

再看看他们的种植物，村子里的稻田十分好，都很茂盛。我问：“一干冬<sup>5</sup>的种子，能出产多少稻谷？”他们说：“有时一百五，有时一百，年年如此。”我发觉，马六甲和新加坡所有的果类，那里都有；只有一种果子，形状如人面果，大小也一样，叶子像栋果树叶，核呈三角形，坚硬如铁，味道很香，肉如生硕莪，味道甜美，人们将它沾了椰浆，好像吃榴槤一样的吃它。这种果

<sup>5</sup> gantang: 一种圆筒形的量米单位，约等于 3.125 公斤。

子的名称叫做比奥果<sup>6</sup>，那是马六甲和新加坡所没有的。我和格兰德普雷向甘榜主要取那种果子的树苗，他给了我们五、六株，并送到船上去。

那里的土地都很平坦，没有山坡，也没有洼地，土质是混沙黏土。我们走到一个甘榜，甘榜主就叫人拿来几十粒嫩椰请我们吃，有些给甘蔗、香蕉和其他东西。我们看到的稻田，到处都是黄牛、水牛和山羊，沿途还有许多绵羊。后来我们遇见有人卖茉莉花，一串串的，数量很多，大约一两干冬的价钱是两三分。到了下午，成百的妇女由内地出来，每人头上顶着一只篓筐往巴刹去。篓内装着各种食物、蔬菜、香蕉、甘蔗和各种生菜。

我看到那里的女人和男人的样子很奇怪，他们全部一个样子，肤色中和，不黑也不白。不论是男是女，没有一个人会穿鞋，连拉惹也没穿。吉兰丹州原本是没有外族人的，至今还是一样。吉兰丹拉惹的祖先都是马来人，与阿拉伯人没有关系。

他们的语言是马来语，但是他们的发音不好，他们的口腔有点像放高利贷者（印度人）所操的马来语。譬如马来语的 Allah，他们说 Alloh; sangat 说成 sangang; bulan 说成 bulang; makan 说成 makang; minyak 说成 minyok; tuan 说成 tuang; encik 说成 cik 等，读音都变了，但书写和字母却和我们的完全一样。

该州的出产品是黄金和咖啡，也有少量稻米，丝布和裤子都是当地纺织的。丝不是当地出产的，那是由英国船或华人的舢舨

<sup>6</sup> buah piuh.

运来。

外来商品这里有销路，除了欧洲、印度和中国的，全部都能销，不过销货速度很慢，销量也不大；销货缓慢，原因是那里没有大商家。这里是世界上出了名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财产太多或太富有的人在马来州府是不安全的，他们在那里会遭到迫害和诽谤。这就是该地的贫困和萧条的根源。

后来我们回到船上，一抵步，拉惹的人就送来了两头羊，一大一小。他说：“这一头是留给各位在船上食用。那只较大者是拉惹送给博纳姆先生的。”

我们终于整装待发了，可是米粮、蔬菜、鱼和桉叶槟榔等都用光，钱也花完了，结果向渔船主借。但是他说：“一分钱也没有了。”只好转向水手借。然后他们才上岸去采购食物和一些其他干粮。

再过一会儿，赛益·阿布派人送来一束香蕉、十一只鸡和一头阉羊。我送他一小罐香水，格兰德普雷送他十二只碗和一个指南针。因仄马特送来一只羊，我送他一条手绢，送给东姑德美纳一件洒水产的蜡染布腰围，价值三零吉，和两把剃刀。

我见到吉兰丹州的妓女很多，每到黄昏，她们就三五成群的在商船附近逍遥。她们只戴乳罩，没穿衣服，打着发髻，上插茉莉花穗，直垂膝盖。有些配戴着各种花样的茉莉花串；有的编成锐角形的，有的呈桃花形，编得很优美；我在马六甲或新加坡都没见过那么美的花串。有些鸨母跑到船上来拉皮条。根据该州的

习惯，那种工作并不卑贱。

还有，玩斗鸡，下赌注和吸毒的人也很多。一百个人当中，找不到两个人真正执行宗教义务，如祈祷念经等。

## 7. 作战方式的建议

我坐在船上的时候，有个哈齐<sup>1</sup>上船来。他是丁加奴人，拥有将领的衔头。他在船上和我交谈了一阵，然后问我：“你知道如何或者用什么原料制造炮药吗？是拉惹本达哈拉叫我来问你。”我说：“我不知道，不过我有一本书，内中有谈到如何制造炮弹和枪弹、制造眼药、镀金、镶嵌刀剑，制冰糖等的知识，但是该书我留在马六甲，没有带来。”他说：“我会制造炮药，不过效果不好。”

“还有，”他说：“我有个很大的困难，拉惹也想不出好主意，那就是如何摧毁对方的守望台，因为我们受不了。他们的炮弹不时射过来，同时我们这方面所做的一切，他们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我说：“这根本不是打仗，而是儿戏，它只有给穷人和老百姓带来痛苦，对外人也不便。你可知道，假如换成是洋人，一天之内就可以解决。作战的人可以怕死吗？挖战壕时各人坐在

地上？一天只开炮四、五响，然后双方停下来。坐着饮食，过后再发炮。要是那样的话，十年还分不出胜负。各自驻守在自己的阵地，那样即使有再多的炮弹也会耗尽。为什么不要出来，到广场上，双方拿出炮火来决斗？这样很快就能分晓。谁幸运，他就胜利，很快就解决了。”他说：“过去，对方的人曾经召我们出来肉搏，我方的人不要。后来拉惹本达哈拉有几次致函召他们出来决战，他们也不要。因此都不成功。同时拉惹本达哈拉也说：

‘我不要损害到我的人民，假如我那样作战，人民一定会遭受很大的损失，不好那样做；我是采取包围阵地的方法，断绝他们的粮食来源。处此情况下，他们能够耐多久？肯定会定出来。’”

哈齐接着又说：“目前，在对方的阵地里，一块钱买不到一片桉叶或一条鱼，他们所吃的是被虫蛀空了的米。你知道么，现在对方每晚都有人趁黑夜逃离阵地，有一个晚上，共有十到十五人逃跑。他们都来找拉惹本达哈拉，拉惹对他们并没有怎样。”

我问：“有多少，以你估计，有很多人受包围吗？”他说：“作战者只有五、六百人，其他是华人，那里的财产很多，不过在外面三位拉惹的人马却有数万之众。”我问：“大部分人喜欢谁当拉惹？”他回答：“本州人都喜欢拉惹本达哈拉。不过，”他说：“在人们还没有从暹罗<sup>2</sup>归来之前，这件事还不能确定；谁若被暹罗拉惹选定，他即将成为吉兰丹拉惹；因为这里的四位拉

<sup>1</sup> Haji：也作哈吉，到过麦加朝觐的回教徒。

<sup>2</sup> 泰国旧名。

惹都有派代表去暹罗，他们带了五、六万零吉和黄金去奉献给拉惹。”

“现在你认为我们要如何摧毁那座堡垒？”我回答：“我有办法，在一分钟内就可以把那座堡垒和所有在里面的人消灭。”他说：“那是怎么样的方法？请你教我吧。”我问：“他们的堡垒离我们这里有多远？”他说：“大约有十到十二度。”我说：“那太容易办了。”他说：“太感谢你了，如果你可以教我。”我说：“由我们的阵地挖地道，一直通到对方的房子底下；通达后，拿四、五桶火药安置在那里，然后把炮心连接起来，再把原来的泥土塞回去，取出导火线。然后大约在他们用餐或集会的时间，点燃导火线。在那时刻里，相信他们全部都会飞上天。你知道马六甲城是多么坚固，又厚又宽，都是钢骨水泥制造的，每块石头有一度宽，是法夸尔上将一手建成的，后来全部被炸得粉碎，在建造过程中我有去看过。要不是那样做，而用一块一块敲，相信直到今天都还没敲完。”他听了非常高兴，他说：“我可以把你的意见转告拉惹。”然后他就回去了。

他走后，那些去巴刹购买粮食的人也回来了。两只船都整装待发。再过一下子，那位哈齐倒回来，他说：“端，我已经把你的意见全部转达了，拉惹很高兴，他对这件事做了认真思考。但是拉惹说：‘要是我们这样做，我们留在对方的那些人会受到重大损伤。如果只是那个拉惹一个人死，那倒无所谓。’而且，”哈齐继续说：“你会了解这场战争的情况，怎么可以很快结束呢，



因为留在双方阵地里的人不是别人；有些人的妻子在对方，丈夫在我方；有些父亲在对方，母亲在我方；有些兄长对方，弟妹在我方。大家面对面，怎么忍心下杀手呢？他们只不过因为害怕拉惹，不得已而勉强作战罢了。”

我说：“好吧，既然如此，那就让这方面的拉惹独自一人出来叫对方的拉惹，一人持一枝枪或一把剑，一对一决斗，这样可以决定胜负，免得白白浪费炮药和子弹。”哈齐说：“你知道，这场战事开始时，拉惹发了许多米粮和三大箱鸦片给那班司令和武士，全部都被吃光了。但事情完全没有进展。你的话，我心里都明白，那是用一千块钱都买不到的；我们又奈得了他何，他们是兄弟呀！”我回答：“的确是那样，端。”

我向他握手道别，然后两只船开始往外行驶，并且发炮四响表示道别。东姑德美纳也在船上。当时正逢退潮，船四处撞到东西。当夜有风暴，又下大雨。结果两条船便在河的上游停下来，等待天明。隔天一早，船就开出，到了河口，卸下船上所有物。再把船上的脏物和污秽洗刷干净，顺便收拾好。我们邀船主一同航行。他说：“我要等到明早，或明晚才启航。”

峇峇国安要与他同行，我们两人不让他单独去，因为担心万一发生不测，将来如何向新加坡方面交代。我们两人考虑过后，派一个船员陪他。峇峇国安抵达该船后，船主不接受他们。后来东姑德美纳到渔船上去追问，什么原因不让峇峇国安和马来人跟他一块儿走。他说：“有什么用？明早我不是也要同行呀。”

我们说：“请船主借两块钱来还给那个人的米钱。”船主说：“一分钱都没有了。”水手们在想，要怎么办呢，我们没有米了。东姑德美纳便说：“请到我住的沙白去，我可以给你们买米和各种干粮。”我们说：“那我们先和舢板主约好，我们将在沙白等他，那里是路口。我们在那里准备好了粮食。他来到时，我们就可一齐航行了。”船主说：“若明早没到，明天下午一定到。”我们说：“假如船主不到，我们不开航。”他应说：“好吧。”商量好了，我们的两艘船便驶离瓜拉吉兰丹，向甘榜沙白进发。

## 8. 东姑德美纳村的景象

由瓜拉吉兰丹到沙白的行程大约是一小时。到了那里，我看到那个村庄位于海岸边。那里大约有一百间屋子，有许多椰树。同船的人都上岸去采购各自的粮食。格兰德普雷和我也跟着东姑德美纳上岸。村里人都上前来看我们。我发觉他们都很贫穷，衣衫褴褛，大部分的人都是赤膊。

他们靠捕鱼和种稻为生。他们的房子都是亚答屋，连墙壁也都是用亚答围盖，地板高低不平，屋顶破漏不堪，房屋周围的臭味更不必提了，充满着鱼臭和水沟的臭味，垃圾堆满屋子四周。他们的身体、屋内和衣著等都很肮脏。我问东姑德美纳：“这个村子里大约有多少人口？”他说：“大约有六、七百人。那些人都是受我统辖，因为拉惹吉兰丹已经把他们和这个地方交由我治理。”

我和格兰德普雷及东姑德美纳，还有四、五个船员一道走。我们是在田埂上走，只见他们的稻田如海洋，非常广阔，稻田里

的树木和残株都清理得很干净。路上遇见一些村民。村里种满了椰树，槟榔树和果树。

大约走了两小时的路程。我看到一个大海，那里有许多水鸟在飞翔，样子很像船的帆。我问东姑德美纳：“东姑，这个是什么海？”他说：“不是海，是湖来的。我从这个湖中获得本地产品。”我问：“出产些什么东西呢？”他说：“这里每年出产数百担虾，乌鱼也很多。为了这个湖，有几个王太子想占领这个地方，我不给他们。”我问：“水这么多，如何捕捉湖中的鱼和虾呢？”他说：“旱季时撒下网，各种鱼虾都能抓到。把那些鱼虾拿去蒸过，晒干了，卖给华人，一担可卖到八至十元。”

“我高兴时，可以来这里打水鸟，打十几二十只就走。别人可不敢在这个湖上打鸟。若有枪声给我听见，我就叫人把他的枪充公，人也被罚款五零吉。从此人们都不敢到湖里来打鸟。因此那些水鸟很驯良，夜里就在那里睡觉。早晨飞去森林里觅食，晚上就回来。”

我看见那些水鸟起飞时，发出如风暴的响声，因为数量很多。

走了许久，来到拉惹的村庄。走近时，我看见田里有四、五只猪在走动。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在吉兰丹州内还没见过一只猪，只有在那里才看到。我问：“东姑，这是什么猪？”他说：

“是华人养的。有四、五个华人与我们在一起，他们在这里种胡椒、桉叶和各种蔬菜；这些猪就是他们的。”

我们走进拉惹的村庄，我发觉他的房子和一般人的不相上下，

我问：“这是谁的房子，东姑？”当我这样问时，我看到他的脸色有点变了，因为他的村落和房子是那么简陋。他回答说：“我是刚刚搬到这里两年，因此还没着手建房子和整顿村庄。我的理想是，把我的房子建在海边，那样我可以加强警惕，万一有海盗经过，我才会发觉。”

我们在那里坐了片刻，他叫人到别的村子去拿嫩椰和甘蔗，好像是拿他自己的东西一样。他还派人去通知全体村民说：“这里有洋人从吉兰丹来，他是替新加坡拉惹传信的。因此不论有什么东西，鸡子也好，椰子也好，槟榔也好，都快点给我拿来，因为他今天下午就要离开这里。”我见到这种情况，便用英语对格兰德普雷说：“你看，这就是马来拉惹对一般老百姓的作为。”

后来我们把一只由吉兰丹带来的羊，顺便在那里宰了与他共享。宰完煮好后，已经是下午了，我们就在那里吃，过后便告辞要回船上去，他派人陪送我们。

在行程中，格兰德普雷自己走，我不能走，因为我的脚在吉兰丹时扭伤了。于是东姑德美纳说：“请等一等，因仄阿都拉，我去叫人用独木舟由湖上送你过去，那样比人们从陆路步行还更快。”

然后我和一个船员及一个东姑德美纳的人便一起去乘独木舟。船在湖中划不动，因为水草太厚，只得用竿撑。我们两人上了船，东姑德美纳的人用竿推几下，那只船还是停在那里不动。湖里的蚊子和蚋蚊多到可怕，我们是用手擦死，不是用手打。见

此情景，我说：“算了，还是走路更好。”后来我们三人又改用步行。

走到稻田里，我听见一阵如大风暴的声音。我吃了一惊，就问那个人：“这是什么声音？”他说：“请你别害怕，是黄牛、水牛和羊的叫声。因为它们受惊。”我见到有数百头黄牛、水牛和羊在没有栅栏，也没有人放牧的情况下，就那样的分布在田里睡觉。我问那个人：“这么多的家畜是谁家所有？”他说：“本村的人家家户户都有，它们聚集在一起，自由繁殖。有些被老虎吃掉，有些死亡，有些产了子也没人去理它。”我说：“人们没有挤它的奶和吃它的肉吗？”他说：“这里的人不喜欢喝奶或吃肉，他们更喜欢吃鱼。”

我心里想：只要把这些畜生分一半给一个新加坡人，就可以致富了。我也看见他们的那些畜生和种植物都很肥壮和茂盛。

我们到了岸边，连夜登船。

在行走中，我看见那些竹子树上挂满了纺织鸟的窝。读者阅读本书时，也许想知道关于纺织鸟的事；这种鸟，它们的身体虽然很小，可是没有别的鸟儿能够像它们那样善于织巢。它们利用竹叶，把它撕成像头发那样细，然后编织成密织的网巢。即使下一整年的雨，雨水也不能渗入巢内。如果把它浸到水里，水也不能透入。入口处是设在底部，内中有隔室，也就是寝室。它们还会在夜里捉来萤火虫，因为要防止它飞掉，就用一些木棉放在它们的身上，以此充当它们的灯火。

## 64 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

那种鸟是那么利害织巢，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有智慧的人类。从这件事情里，印度人曾经在一本书名叫做《信达马尼》<sup>1</sup>的寓言里，引用这种鸟来做比喻，说明对坏人施于教育是没有用处的。故事情节是这样：

“有一次，天下大雨，狂风大作，森林里的猴子都竞相找寻避雨的地方。有一只猴子来到纺织鸟的窝巢底下避雨，冷得全身发抖。纺织鸟看见猴子的样子，就说：‘喂，猴子，上苍不是赐给你比我强壮的身体吗？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一样建造一个安身之处，以便在下雨的时候可以藏身？你这种懒惰的行为岂不是在折磨自己？’猴子听了纺织鸟的话感到很生气，它说：‘你说这番傲慢的话只不过是因你有这个好的窝巢，我的事何必你管？’说着它就把纺织鸟的巢拉下来，撕个烂碎后抛在地上。”

故事的来源就是这样。纺织鸟的教训不是很好吗？因为猴子是没有思想的动物，才给它惹来祸患。其实我们也应该以那个故事作为借鉴，俗语说：只有珠宝商才能识珠宝，意思就是说只有聪明人才会理解那些话的含义。

大清早，我和格兰德普雷一起上岸去找东姑德美纳。他还在海边别人的屋子里睡觉，大约睡到十一点才起身。

他抽大烟，身体很弱，瘦骨嶙峋，嘴唇乌黑，身体没力。他起身后，我们坐下来告诉他，我们准备启航，只是等待渔船的到来。

<sup>1</sup> Syinda Mani. 淡米尔文学作品，大意是：石头带来的理想。

我看见太子抽大烟，心里很痛惜，在吉兰丹时我已知道这件事。我本想批评和教训他一顿，但又怕他难为情，因此没有提出来。现在我想，是时候了，然后我说：“请东姑不要抽鸦片，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灾难、祸害和损失。”他回答说：“你的话没错。但是我已上瘾了，没法戒除。而且那是拉惹的一种荣耀，对我也是一种良药。”

我说：“我们不是应该把那种不良恶习抛弃吗？东姑，请你听听关于鸦片的利害关系。第一，它是伊斯兰教的禁品；第二，损害身体；第三，浪费金钱；第四，它会使一个人懒散下来；第五，浪费时间；第六，它使一个人的名誉扫地；第七，所有正人君子都嫌恶它。我所提到的这些缺点，在您的身心都有。我看您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财物也荡尽，体力也很弱，日夜只想睡觉。至于您说那是拉惹的荣耀，我看不见得吧，我也看不出它也能成为良药。为什么您那么傻？请想一想，假如它对人类有好处，为什么那些善良和富有的洋人都不抽呢？那种东西不是由他们国家运来的吗？马来亚是否有生产鸦片？还有，可兰经里是肯定禁用这种东西，只有幽灵才喜欢那种东西。”

他听了我这番话，低头沉思一会，然后说：“你的话没错，我自己感到很后悔，为了鸦片我曾干过几件坏事。托真主的福，我要抛弃这个倒霉的东西。”

我接着说：“东姑，让我们出去走走，参观这个村落。”他说：“好吧，只要你们喜欢的，如椰子和村里有的东西，都可以

拿走。”我说：“谢谢，东姑，我们什么也不要，只要看看就够了。”然后我们在人们的住家附近走走。

## 9. 与村民聊天

有五、六个人前来围着我们，请我们坐下来聊天，并探问新加坡的情形。我告诉他们在英国人统治下人们的生活是如何自由和愉快。他们说：“端，请带我们一起去，让我们当您的仆人，我们受不了马来拉惹的统治，因为太过专横了。”我问：“专横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端，我们不敢讲，因为怕您告诉拉惹，我们会被他杀害！”我说：“不用怕。”

他们就说：“整天都是为拉惹做事，又不负责我们和妻儿的生活，全部要由我们自己来承担。而且，不论是我们的船、种植物或牲畜，拉惹要的时候，不付代价就被拿走。如果我们家里有财产或漂亮的女孩子，一旦被拉惹看上了，就被他拿或带走，拉惹的欲望是不能阻止的，如果有人阻止或反抗，他就会被刺死。

“这就是我们住在马来人国家里的情况，犹如生活在地狱里一般。所以我们很想搬去洋人统治的地方住，以便能过着自由和愉快的生活。怎么样，端，如果洋人拉惹叫人做工，是否有给酬

劳？”我说：“别说是此地的洋人，即使是英国的国王，如果他要叫人做一件事，都得先讲好酬劳，否则没有人要替他做。而且我们这些住在英国统治下的人也像拉惹一样，可以和拉惹平起平坐。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可以建房子，或穿与拉惹一样的服装，完全不受禁止或犯法。再说洋人的习惯是，如果人们能够富有起来或者做什么可以获利的事，他们很高兴。”那些人听了都说：“我们听到那些洋人的习惯都很高兴。就是因为那样，上苍才赐予他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和繁荣。请看看我们的的处境，长期受苦受难，老是干活都得不到温饱。”我回答说：“那一切都是因为拉惹暴虐；拉惹残暴就预示着国家会灭亡。”

接着我问：“此地的习惯如何，假如有人想迁往他处，可以吗？”他们说：“哎呀，端！那是死刑的。一旦被发觉，人会被杀死，财物被充公。”我说：“请看目前的新加坡，多么繁荣。那里有很多商贾，有一切国际商品，也有各种不同民族的人。那个岛屿原来是盗窟，是人们望而生畏的地方。后来各地的人迁移到那里，在那里定居，成家育子，促进了地方的繁荣。一个公正和有良好纪律的拉惹，有如一株常结果实的树，森林里的各种野鸟都要前来聚集，因为在那里生活有保障，又可以作为自己的避难所。”

过一阵子，东姑德美纳来找我，他说：“你谈什么谈得这么久？”我说：“没什么，东姑，人总是会埋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他说：“别理他们，他们的寄望太高，可能的话，他们还

想称王和统治国家，那样才会心满意足。”我说：“请注意，东姑，真主将来会向拉惹追问有关他的子民的事。同时，最先被打入地狱者是那班对人民施苛政的暴君，而最早被送上天堂的，却是那班公正的拉惹。请你不要以为拉惹比人民来得更伟大和更尊贵，相反的是很渺小和卑贱。他们都是上苍的奴仆。”

“上苍指定一个人当拉惹，不是只要满足他个人的欲望，让他娶十个或二十个老婆，随意榨取财物和残酷地杀人，而是要派他来保护人民，避免自相残害，其作用在于此。故此，照理所有拉惹都必须拥有《皇冠》这本书，天天读它，找个有学问的人来讲解，并接受那些有学问者的劝告，以便使你会分辨那些拉惹是公正和那些是残暴的。我觉得很奇怪，除了马来人拉惹的事务，大部分的人都不识字，而且也不想求上进，只有闲着干扰社会罢了。”

他说：“你很会说教，最好你留下来，我们可以把你当为回教法官和传教士。”我应说：“可能的话，东姑，我要请求真主，别让我生长在马来人的国度里。同时让我远离拉惹，因为与拉惹接近有如与毒蛇为伍。只要有一点差错，眼球就会被它啄。”他笑起来，然后说：“你所讲的都没错，我讲不过你。”

我们一起步行到海边，看看那只渔船有没有经过。

在行程中，我们经过人们建在海边的房子；我看到那里脏得很，屋子底下堆满垃圾和粪便，臭气熏天。我边走边掩鼻子，心

里头想：啐！这些马来人照理应该明白，臭味都是往上升，或是任由风左右吹散！这是阿拉创造味道的一般现象。因此，照理我们应该把臭味的东西远隔住宅区，因为它会给人类带来一些不良的疾病。可是我看这些马来人的习惯，他们乐于那样做。他们似乎违反了阿拉创造那些臭味的意旨，所以才任由屋子底下的污水坑和毛坑，对准睡觉和饮食的地方，使臭味直冲入脑子里，不能向左右两边散发。导致他们终生处在臭味和疾病中。

也许我的批评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是古代留传下来的传统习惯，那你就保留混在那种肮脏的环境中，直到你的子子孙孙。

再过不久，大约是下午六点，渔船航过了，于是我们也想一起走。这时两艘船的船员们才说：“东姑德美纳明天要到我们船上观测时辰，等到太阳升起两掌高的时候才开船。”

结果只好等待。第二天，大约过了十一点，他才来到船上。他每过一阵子就测量影子一次。他说：“再等一会。”我和格兰得普雷都说：“风向很好，东姑，别再费时了，我们要起航了。船员们听了我们两人的话，都很生气，他们说：“你们想起航，那就走吧，但我们全体，在没有看好时辰前，我们不走。”我们两人也不敢出声。

时辰到了时，东姑德美纳取了一桶水，倾倒在船头，然后再汲取另一桶水，倒在船的四周。过后他说：“请装上所有的浆，各就各位，不许动。”说完，他进入船舱，口中念念有词，吹气

三次，然后走去船头。他向船尾凝视片刻，又走去站在大柱下，再向船首凝视，然后在那里坐下。再过一会，他起身并凝视所有划桨者。然后说：“现在不要紧了，一点危险都没有，只是会碰到一点小困难，但不要紧，你们启航吧！”

等到这一切愚蠢的做法结束后，两只船才开始启动。然后我和格兰得普雷，及全体船员与东姑德美纳握手道别。他说：“祝各位海上平安！请你们两位不要忘掉我。托上天之福，将来这场战事结束后，我会运些东西到石叻去。”我们两人说：“好吧，东姑，您也不要把我们忘掉。”

过后他才登上舢板离去，我向他致敬道别。船开航时，我们的船上鸣炮三响，向拉惹道别。然后两只船便扬帆相竞航行，速度很快，好像鸟飞一样。

<sup>1</sup> Tajus-Salatin, 1603 年出版，作者 Bukhari.

## 10. 归途

这时，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上苍保佑我们在吉兰丹州内避开了枪弹、海盗和骚乱等几个难关。那个时候我忽然想起，在所有的危难中，我心里感到最奇怪的，是拉惹本达哈拉的那番话，他说，在他的父王快要驾崩时，他对几个孩子说：“将来我死了，你们去争吧，谁能取胜，他就继任吉兰丹的阳第伯端。”当我闻悉这班马来拉惹的个性是如此狠心和残酷时，我的心里感到很奇怪。但是我经过第二次思考后，就不觉得奇怪了，因为他们从小就养成那种习惯，没有一个能克制欲望；而且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这两个因素演变成干柴烈火，一触即发，谁接近它，就会被烧死。

那班拉惹是以丧失内心的一切良知来培育他们的孩子，甚至丧失了对孩子的慈爱。他们比毒蛇和猛虎更残酷，因为蛇和虎并没有叫他们的孩子互相残杀，何况是有智慧的人类。

托上苍之福，万一本游记传到拉惹手中，当他们看到这些真

心话时，但愿他们别生我的气。假如他们生气，那就像谚语上所说的：远在中国的细菌看得到，近在鼻梁上的大象却不知晓。我仅此请他们原谅。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英国人的风俗；那种风俗允许我批评拉惹不应有的行为，而不会因之被处死或财物被充公。

我想过上述一切后，缓风吹拂。身体感到有点疲倦，而且打瞌睡。蓦地想起我在纸上记录的一些班顿，我从口袋中掏出，慢慢朗诵，藉此自娱，打发时间。那些班顿，一部分是我从吉兰丹人那里收集，另一部分是从海上族那里获得。

假如有非马来族的人阅读本游记时，不了解马来班顿的格式，本人仅此奉告各位：班顿的格式是每首四行；前两行是引子，没有内容，主要是取韵，后两行才有意思。

我开始哼出的歌调是：“唱呀唱。”船员回答：“哎哟姑娘。”我再唱：“唱呀唱，拉拉，迪拉利。”他们回答：“哎哟姑娘，希南咚南咚，迪南咚，身不由己罗。”所有的班顿都是根据这种格式唱的：

“多情支索随意请；”

答：“哎哟姑娘！”

“多情支索随意请；”

答：“哎哟姑娘！”

“我们这里有绳环；”

答：“哎哟姑娘！希南咚



南咚，迪南咚，身不由己。”

“西风起，海浪静；”

答：“哎哟姑娘！”

“西风起，海浪静；”

答：“哎哟姑娘！”

“快起锚，好开船！”

答：“哎哟姑娘！希南咚

南咚，迪南咚，身不由己。”

所有班顿，都可以用这种哼调来对唱。

## 班 顿

多情支索随意请，

我们这里有绳环；

西风起，海浪静，

快起锚，好开船。

浮罗丁宜，中国斗笠，

由巴西诗布望得见；

君郎出外莫久留，

妹在家中日夜念。

浮标漂流到彼岸，

沙洲积满河弯弯；

君郎在那里声声叹，

日里往西看，夜里向北望。

刻刀装有骨子柄，

枪矛拥有长形干；

海中有座布琅山，

任由海浪去拍击。

刻刀镶金柄，

菜刀独有形；

身在海中莫恐惧，

惊涛骇浪自相击。

蒂里人家善射击，

身在海角岸歪斜；

银制船，铁制舵，

船锚弃置山脚坡。

借我一把制作刀，

罩盖边沿把花刻；

海中鱼儿在胡闹，  
    能见山脚有钓饵。

牢房入口月光芒，  
    光线照在树干上；  
若是真主要帮忙，  
    潮水涨来船就航。

硕莪河上船开来，  
    月光底下忙撒网；  
船儿如何行得开，  
    河口暗礁把船挡。

横梁上的制作刀，  
    用来刻制斑鸠笼；  
大海深度似烟盒，  
    七艘船儿置其中。

马来子弟因仄卡迪尔，  
    捕捉红色斑鸠可胜任；  
港务主任决定的税额，  
    外来商船都要征。

船长名字叫峇索，  
    布里驾驶有把握；  
船儿来到进不了，  
    税务多少尚未缴。

东设障碍西堵塞，  
    鱼儿全部上圈套；  
请你无需费心思，  
    麦加海深实难探。

一条黄瓜可以采，  
    棉花长在禾杆上；  
天堂鸟儿喜歌唱，  
    海底椰间找食忙。

黄瓜长有一拃长，  
    瓜内尽把只粒装；  
露海茫茫四处散，  
    大地圆圆能自转。

天堂鸟儿在云端，  
    小鸟出世母即亡；

公子哥儿闹离婚，  
死去活来断心肠。

架子上的臭豆，  
孩童拿了就走；  
除非马六甲海枯干，  
我才背约也不认帐。

买来布料一两匹，  
献给太子织新衣；  
抛下船锚陷入礁，  
船要开走岛屿叫。

槟榔树长得高又高，  
水井背后也能看到；  
大家齐来做游戏，  
向下拍掌，向上敲击。

刁曼是个小岛屿，  
岛上猴群跳跃嬉戏；  
细菌中矛都死去，  
血迹斑斑铺满地。

门前月色光明，  
光线射进小房里；  
九族首长聚一堂，  
观看细菌中矛死光光。

我的稻谷很茂盛，  
码头运来大树干；  
我的心里感惊愕，  
空中飞鸟被鱼捉拿。

金保勿刹顺流来，  
沿江乐把树叶采；  
花儿虽美大蛇在，  
不知如何才能摘？

稻梗压断槟榔树，  
我将断株先砍除；  
有符枪弹一发射，  
打死一条大毒蛇。

巨港运来的苗种，  
支柱折断船破毁；

我已获得盛开的花朵，  
肮脏的才有香味。

美丽的德利花呀，  
盛开时是多娇媚；  
你欲抛售我欲买，  
或者也应让我享一享。

骆驼关在同个栏子里，  
忧忧叫声多悲戚；  
听说船长做起生意，  
卖了一见罗纱衣。

不对劲，叶子不对劲，  
竹蔗被当成木林；  
心想将它分开卖，  
又怕原装受破坏。

船儿飘得快又快，  
石洞旁边采花蕾；  
假如意志还没定，  
何年何月才开抵。

细心快手把船摇，  
绑紧绳索往前飘；  
红海当中浪拍击，  
船长晕在船篷里。

把刀放在锅子里，  
准备用来刻盘框；  
峇厘海中去航行，  
夜里是否可扬帆？

夜里航行要小心，  
水流急来礁石尖；  
找个响导把路引，  
免得船翻人遭殃。

金孔雀呀极乐鸟，  
你们想吃檀香苗；  
银色船挂红帆，  
谁有本事主该船？

鸟儿飞向戴益克，  
中了太子布圈套；

只要有个罗盘针，  
我也能把船儿搞。

汉都岛上把枪射，  
团团烟雾飞四处；  
石头底下长花儿，  
芽是玻璃梗是露。

烟火烧起清晨露，  
边炒辣椒边打结；  
芽是玻璃花是露，  
眼看似有，手触即灭。

边炒辣椒边打结，  
烟雾弥漫杜焦山；  
眼看似有，手触即灭  
七角祥龙等在旁。

槟榔树干相摩擦，  
枝干压在稻禾上；  
开起神枪花拉拉，  
看你龙命耐多长。

谷子名叫巴禄谷，  
谷种来自巨港埠；  
见到花时马上抓，  
方能采到鲜艳花。

我把支帆打翻转，  
船儿快速难阻挡；  
海中航行多宽畅，  
犹如海峡在摆荡。

我把支帆打翻转，  
拉紧船柱我祈祷；  
真主呀我求求主，  
任何指示我遵照。

良好时辰好拔锚，  
划起桨来放起炮；  
炮声隆隆嚇不倒，  
真心爱你直到老。

王舡船上四道门，  
道道门儿向海伸；

外来游子找地方，  
只差没把命儿偿。

灌木丛中去垂钓，  
杜古果皮当鱼苗；  
别人妻子莫乱交，  
生命安全最重要。

大约下午四点，我们到了瓜拉美述。那是海盗窝藏地点。天色朦胧，刮起大风，雷电交加。再过一会儿，刮起猛烈的东南风暴，海浪很大。水渗进船内。被单、枕头和衣服全都被淋湿了。我们不断的汲水，还是止不住。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按之字逆风航行。因为海浪太大，船无法停泊。后来有一部分人建议：“最好停下来。”另一部分人则说：“假如停下来，船即刻就会翻沉。”在逆风航行中，突然支索折断。取下修理后，又继续航行。

大约在半夜里，风停息了，海浪也较平静些，但我们却与那只较小的船脱节了。我们发出两次灯火讯号，它在很远的地方做出反应，讯号小得像一粒星斗。我们停下来等它。大约到了清晨五点钟，船继续开航，不过为了等待他们，船在海中漂了数哩。过后大约到了下午五时半，抵达直洛峇利。我们便在那儿停留一会，借此取水和送些米给沃特威茨号艇上的人，然后通宵航行。

隔天早上五点钟，到了瓜拉丁加奴。过后继续航行了一整天，至日落时，抵达瓜拉龙运。过后又航行了一整夜，隔天一早，便开抵丹绒杜焦。我们继续启航，下午四点，到了甘马挽。我听到岸上森林有许多野鸡的吵叫声，我问：“那是野鸡的叫声吗？”船友们答道：“这一带的森林里有很多野鸡。”我们在那里停下来取水，割草喂羊，顺便洗个澡。我和格兰得普雷也跟着那些去取水的人一起上岸去。

瓜拉甘马挽共有十到十五座渔民的房屋。到河的上游大约是一小时的行程，那里住了很多人。他们的拉惹是东姑渥。当我们前往洗澡时，同船的人交代说：“根据这里的习惯，凡到那口井去洗澡的人，洗完澡后，必须在那里的一棵阿檀树上打个结，否则会生病，因为那里有守护神，保护那口井；假如不照做，老虎会在那口井边出现。”

到达时，我看见那里有条由山坡上流下的小溪，水流清澈，冷冰冰的。我在那里洗澡。有一部分的人取水，有些则去找羊的饲料。我看见溪边有棵阿檀树，树叶被打满了结。我洗过澡后，同伴们都说：“请在叶子上打结吧。”我和格兰得普雷只好遵照那些愚蠢的习惯，在叶子上打了结。我心里想，假如我不遵照他们的话做，万一发生什么灾难，他们一定会怪我，并把它与海上支索折断的事联起来想。他们相信那一套，所以他们会说：“东姑德美纳很会看船只航行的时辰，他预测我们会遇上一点困难真有其事，现在事情真的发生了，遇到风暴断了支索。”

过后我们乘着东风，整夜按之字逆风航行。然后在丹绒峇都停下来。大约两点钟时，船经过瓜拉彭亨。到中午十一点，风停止吹刮，我们便在刁曼岛与双溪兴楼之间稍作停留，大约过了一小时，又启航了。下午到达加邦岛，天色开始暗下来，我们又与较小的那只船脱节。当晚我们发出六、七次灯火讯号，都没有反应。整晚都是按之字逆风航行，我们不想在那里停留，因为此处是许多海盗窝藏的地带。

大清早就航近浮罗丁宜，看到那艘较小的船已经走在前头。后来遇见一艘平头船。我们靠近它，向他们打听消息。船长是布基斯人，船员当中有四个布基斯人和六、七个华人；他们说要到彭亨去，他们离开石叻已经有四天，他们还说：“在彭奴索一带出现十二艘海盗船，他们往海中开航，我们则沿海岸前进。”

过后，我们把船划到直洛比亚，停下来取水、洗澡并找些羊乞的草料。然后整夜开航。一早就抵达彭奴索。再过一会，西风起，船被风吹得几乎要飞起来，海浪也很大，船都浸水湿透。可是无法停泊，因为海浪太大，后来只好利用单面三角帆在海中漂航。我们看见两艘巡逻艇在边加兰海面巡逻。

大约中午十二点，风停浪息，海面一片平静。过后我们继续航行，大约下午三点钟便到了勿洛河附近的丹那美拉勿刹。我估十天黑之前可以回到新加坡。只能用桨划，因为没有风。最后到了丹绒加东，各鸣炮四响。大约到了夜晚七点钟，也即回历1254年1月29日，星期六，在真主的保佑和兄弟姐妹及父母的诚心祷告

下，我们犹如死里逃生般的平安回到新加坡。这时灵魂似乎才算真正的附回躯体，因为上苍已经让我们避过海上和陆地的各种危险。

## 11. 回返新加坡

上岸后，我和格兰德普雷带着吉兰丹拉惹的函件，和峇峇国安三人，一起去见峇峇文中。我们一边问候他，一边把信交给他。他说：“已经平安回来就好了，但是没有酬劳。现在请各位回去，明天再和峇峇金瑞商量，大家可以在这里集合。”我听了这番话，非常吃惊，心里想：“这里难道还有另一个难关？”

我和格兰德普雷天天到他家里去追讨那些钱。每次去的时候，都要争吵一番，他们总是有理由推却，但是那些理由我们一一加以驳斥。他们再也找不出理由来推掉那笔应付的酬劳。于是我们俩人心想：他们不要付还，要弄到我们两人感到不耐烦的天天去他的家追讨。结果格兰德普雷和我决定把此事告上法庭；格兰德普雷准备发传票。他们获悉，便静悄悄把格兰德普雷叫过去，把他的一百二十零吉酬劳，悉数付还，然后偷偷对他说：“请别把我付还给你全部酬劳的事告诉因仄阿都拉。”后来他要还给我一半，我不接受。他说他和我并没有签下什么协议，还说他敢斩

鸡头发誓；如果有的话，证据在哪里？现在付给二十零吉就够了。因此峇峇宝英一直坚持要付一半，即四十零吉，我也不接受。过后他又来说要付六十零吉，我还是不接受，直到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个好心人。他很同情我们这班受欺压的穷人。在他协助下，我被带去法庭向洛克先生提出控诉。在那位先生的同情和协助下，在法院里，他才把八十零吉的酬劳悉数付还给我。我以万分感激的心情收下那笔钱。

其实我一生都还没航行或到过马来亚各地，或者见过他们的风俗，因此我心里实在很想去看看他们的风土人情和法规。这样直到老死也感到庆幸，不致像鸭子听雷；那样我可以亲眼观察，并将它拿来和我的出生地马六甲，在英国人和英国法律和风俗习惯统治下的法律和习俗作个比较。

当我到各州去的时候，并亲眼看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法规，我发现它与我的家乡的情况真有天渊之别。

我身处各地时，每天心里都是很难受，因为老是想到他们的事情；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法纪和他们的环境。我把它拿来与那些受英国统治的地方的习俗和法律比较。我觉得那些人太过愚蠢和无知，他们的王国和他们的习俗最后将会灭亡。他们绝对无法长此下去。他们根本没有遵守真主的意旨和法规，而是根据个人的欲望标准来行事。真主是否会允许一个人毫无约束的掠夺他人的财物？或者允许一个人用武力强霸他人的妻女？或者允许一个人无故的杀害别人？或者因为他是拉惹，他就可以利用上苍的



名义为所欲为？这些残暴的事情是在马来亚州内看见的。因此我个人认为：这一切都预示着那些王国将来一定会灭亡。

以上所讲的，是些笼统性的话。现在让我来分析，在马来州府和英国殖民地之间在一些事情上存有很大的区别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在马来州府内的财物、生命和任何东西都没有保障，而英国殖民地却很太平，也很安全；第二，信用方面，在马来州府内没有，英国人的地方则有；第三，在马来州府内，拉惹的奴仆可以用上苍的名义做出不应该做的事，因为凡拉惹的奴仆有一人遇害，则将以七条普通人的性命抵偿。在英国殖民地里并没有这样；即使是洋人太子，或者国王本身无故杀人，他也将被处死刑。

在马来州府里，许多人懒散得终日无所事事，这种作风是英国人所憎恶的，他们喜欢人们勤勉工作，认真谋生，以便成为富有和可靠的人，致使国家繁荣商人群集。勤劳的人受重视，马来州府内的习俗则完全不一样。每当发现有人发了财，拥有许多财产，生活过得好，他就会立刻面对各种诽谤，甚至财破人亡。

在马来州府，拉惹和老百姓之间，从语言到服装、从房屋到船只，有着各种限制和禁忌。英国人治理的地方则没有这些条规，因此人民都能过着和平和愉快的生活。

凡是拉惹有事，人民都要为他效劳，甚至连老命都要拚掉。然而他们还要自备粮食和工具，但又不给酬劳。英国人治理的地

方绝对没有这种现象，当一个人替拉惹或其他显要做事，他们付给他的酬劳也许比一般人付给的还要多。还有凡遇拉惹有盛事，如婚娶、割礼、扎耳洞等的仪式，人们就聚集在那里抽鸦片、赌博和斗鸡，结果有人因之把财产荡尽，有的沦为盗贼，有的互相刺杀，就地闹了很多事情。英国人治理的地方则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在马来州府宗教不受重视。英国人治理的地方则严格执行，忽略它的人将受到鄙视。

以上所提各点，关于马来人和英国人风俗之间的差别，我只谈不到十分之一，我是有所保留。假如我全盘托出，恐怕那些涉及有关事情的人听了脸都会变青。

当我发现马来人的习俗与英国人的有那么大的区别时，我深深感觉庆幸，感谢真主，因为我在英国的旗帜下长大，可以过着安稳的生活，不像那些生长在愚蠢和作恶环境里的人，要受尽各种折磨和灾难。

诸位阅读本游记时，若发现有语法、用词或拼音上的错误，敬请原谅和指正，使我从中受益，因为我是一个愚笨和没有知识的人，更不是这方面的专才。

回历1254年11月1日，星期五早上，也即公元1852年8月25日结稿。

## 译者后记

《阿都拉游记》是蒙西阿都拉的第二部重要作品。内容包括《吉兰丹篇》和《朱达篇》两部分，但本书只译出《吉兰丹篇》。正如评介者卡欣·阿哈末所说，《朱达篇》的内容简单了一点，因此译者认为没有翻译的必要。

不论在马来文学或印尼文学史上，《阿都拉传》和《阿都拉游记》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本书是译者在 60 年代翻译了《阿都拉传》之后，接续完成的第二部马来文学翻译作品。后来也是以马岂的笔名，交给何良鸿先生，由他安排在他当年主编的《星洲日报》副刊《星云》版上连载。过后《南洋文摘》（1973）也把全文加以转载。

如果没有何兄的鼓励和诚挚推介，和刚成立不久的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将其列为丛书，以及李氏基金会赞助部分出版费用，相信我这两部翻译稿子即使再收藏 30 年，也不一定会有

兴趣拿来出版，译者谨此向这位老友、俱乐部同仁及李氏基金会致深沉谢意。

自去年《阿都拉传》出版后，一般反应令人满意，接着我即打铁趁热，将旧稿子拿出来重新审核，并做了适当的修改，加上一篇马来名作家兼评论家卡欣·阿哈末（Kassim Ahmad）撰写的有关评介，也是被我搁置了 30 多年没有译完的旧稿，继续译完后，才决定附在书上一起推出。

在修改过程中，顺便做了《阿都拉传》出版时没有实现的注脚工作。游记性质的文章不像学术论文，本来是不需要作注脚。但本书是由马来文翻译过来，为了保持新马华语中经常采用的马来语音译词汇的特色，译文中有些专有名词或用语，如拉惹、阳第伯端、东姑、拿督、甘榜等，是直接采用音译。因此有关的注脚都把马来文的原文列出，必要时还加点补充说明，对不谙马来语的读者可能会有帮助。

卡欣·阿哈末在评介中提到《阿都拉游记》在古籍本里有几种不同的版本，而现代版里也一样，译者手头上就有三种版本，即 1960 年 A.H. Edrus 编辑的 *Kesah Pelayaran Abdullah Munshi*，新加坡 Qalam 出版社出版；1962 年吉隆坡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及 1981 年吉隆坡 Fajar Bakti Sdn. Bhd. 出版的

*Kisah Pelayaran Abdullah Ke Kelantan dan Ke Judah*。后两部都附有 Kassim Ahmad 撰写的一篇评介。内文方面，第三部除了马来语拼音和注释稍微有更动外，基本上与第二部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后两者可以视为是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同一个版本。

译者当年进行翻译时，后两者还没有出版，所以初稿是根据 A.H. Edrus 的版本翻译。前者只有《吉兰丹篇》，而且每章都加上小标题，后两者除了《吉兰丹篇》外，兼容《朱达篇》，虽然也有分章取段，但没有小标题。译者这次重新审核时，详细参考后者的内文，发现虽属同一个作者的作品，但两种版本除了分章取段有些出入外，有些文字也有差异。比如前者分为 11 章，后两者只有 10 章；前者记载作者谈马来班顿的创作格式（第 10 章）比较清楚，后两者（第 9 章）则较含糊。此外还有一些用词不同或各有遗漏，遇到这种情况，译者只好根据个人的判断来取舍。除此之外，两书都附有编辑者的介绍文字，译者认为后者附加由卡欣·阿哈末撰写的那篇评介较有分量，而且译者前此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借此将其译完，附在书上，以饷读者。

评介一文的注脚是作者加注的，译者是依原文翻译。正文的注脚却是译者加注。

最后，译者要感谢两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马来语专业毕业生—谢异和刘越，他们帮我将在报上发表过的旧译稿先行输入电脑中，令我在进行修改时省了很多时间，加快出版工作。

1999 年 11 月 1 日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创作丛书出版消息

重楼小诗(旧诗) .....方修(已出)  
未婚人(小说集) .....韩弓(已出)  
银河可飞渡(诗集) .....适民(已出)  
上海滩(随笔) .....大贝(将出)  
追逐阳光的人(小说) .....风沙雁(将出)  
那一丛夹竹桃(诗集) .....连奇(将出)  
繁华集瓣(散文集) .....连奇(将出)  
第二个六十篇(随笔) .....雨石(将出)  
佟暖选集 .....佟暖(将出)  
适民诗选(诗集) .....适民(将出)  
曲终人散(纪实小说) .....美华(将出)  
跨世纪的审判(纪实小说) .....美华(将出)  
死亡之路(纪实小说) .....美华(将出)  
故辙与新图(杂文集) .....韩弓(即出)  
是非集(杂论) .....长河(将出)  
李贩鱼诗选 .....李贩鱼(将出)  
从艺录(短论) .....林野(将出)  
短篇小说集 .....李过(将出)  
敢遣春温(杂文集) .....彼岸(将出)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研究丛书出版消息

方修及其作品研究(学位论文) .....欧清池(即出)  
新马文学史丛谈 .....方修编(已出)  
阿都拉传 .....杨贵谊译(已出)  
英灵集 .....方修(将出)  
阿都拉游记 .....杨贵谊译(即出)